啓辭

西厓集 四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七

啓辭

請遣申硈守京城及曉諭四方合力勦賊啓 壬辰五月

聞倭賊尚遠而京都人心無所憑依故變詐百出申硈今適入來遠令馳去與留都大將及都元帥同力守城則人心自固矣且各司無守護之人偷竊衝火極爲痛憤宜令留都諸臣分定監守如有不謹守直者留都大將從軍法治罪啓聞事急急下諭忠淸全羅慶尚道等處聞車駕出狩人心亦益絶望以暫時出避方且收召四方克期還都之意分明曉諭若有忠義徇國之士

勿論官職有無皆許糾率兵民各自爲戰而聽其道監司兵水使節制合力勦捕期於滅賊事廣諭知委何如

條陳時事啓 六月

伏以國之危難極矣臣等之罪尚何言哉然殷憂啓聖多難興邦及今爲之豈不足以中興乎惟望 聖心堅定以振士氣而已臣謹以管見條今日所宜行者陳列于後

一賊兵方住平壤而黃海江原道郡邑尚多完全南方大軍雖未知利鈍而亦在水原若又自此處召集散亡嚮道唐兵分數道蹙之則賊首尾横決必棄城南走預諭黃海京畿忠清全羅慶尚等道沿

途設伏開其歸路而處處抄擊則其勢可以盡滅
又令慶尙全羅水使各率舟師邀截賊船此今日
勦賊大勢也
一賊入平壤已十餘日尙無動靜其謀難測若祈聚
軍西來則必謀佐其足力不然則欲棄城南下而
已今宜哨探形勢設爲方略或乘夜掩擊或伏兵
分勦散出之賊不可少緩而潰散之餘時無一將
一卒束手無策極爲悶迫平壤之戰將士未盡死
亡只是隱處郡邑偷生自免而已今宜令觀察使
李元翼等多發間使分道招呼如江西龍岡三和
咸從甑山永柔及咸川陽德孟山等邑多般聞見

使之刻期悉赴　行在以聽約束其失期不到者
以軍法從事毋得饒貸事亦急急知委施行
一平壤以西直路則由順安肅川安州以達於嘉山
定州又一路則由博川泰川龜城以達於朔州昌
城又一路則由寧邊熙川以達於江界三路之中
博川泰川一路最爲關重盖此路爲江邊列鎭安
危之所係也若賊不知出於此路則嘉山定州之
路賊雖來而我軍從龜城博川出於控江清川之間
賊之歸路斷絶至如寧邊熙川之路則地勢險絶
賊兵必不易進故今日之備賊博川一路最緊嘉
山定州次之寧邊熙川又次之今定州則有都元

帥方收集散亡龜城泰川亦當置一將擢一兵脩禦
與定州相爲犄角之勢迭出攻擊然後一道可保
此其形勢大槩也令脩邊司刻速處置
一平壤之賊若欲進取則亦當分道唐兵向導不可
但以一路徑進今平壤西邊郡邑三和咸從龍岡
江西甑山永柔等地皆是濱海之邑而賊兵尚未
散出傳聞龍岡則有山城絶險而倉穀亦多云宜
令宣川郭山定州由海道遣人體探諸邑保守與
否使之申明約束堅守郡邑抄發精兵以待天兵
之至萬一人民畏㤼離散則姑令避兵于龍岡山
城又自其處通于黃海道使之一體施行待賊兵

勢衰合力齊擧

一虜兵向導一路由定州嘉山安州一路由宣川宣沙浦乘船達於咸從江西出平壤之西又令我國大將一人調發寧邊以東成川陽德孟山德川价川寧遠順川之軍出於平壤之東則賊兵如在圍中四顧無自脫之路不過走耳但聞海邊守令及邊將之逃死棄官者皆乘船下海云極爲駭愕令宜急遣宣傳官先審宣川海路船隻多少及去平壤遠近來報然後與唐將相議進兵之路定爲畫一之計俾無參差

一土兵精勇倍於南軍今之所恃者惟此而已然寡

度調發將帥不能善用强心勇氣已盡懈怠而怨
苦繼之令雖不得已調發當令本鎭諭以危急之
意激勵忠義且令優恤其家口勿令流離其有奮
發自募者各別獎勸使之興起且近日民生困極
本道軍民怨苦尤甚凡干弊端一切蕩滌勿使更
侵亦收合人心之一助也
一事幾方急而倉卒之際人心易懈或寘於無可奈
何之地酬酢策應或多淺時安危之機相去日遠
若與悠悠終何歸宿宜令備邊司凡所施行急速
擧行

又六月

臣適當此際誠亦發憤久矣坐歎不得預外送末議然
其痛念家國之讎詎但不與此賊俱生耿耿危悰徒自扼
腕凡今日所當行者不避煩瀆敢以管見逐爲條列如
左伏望　下備邊司擇其可行者而行之不勝幸甚

一江邊土兵素以勇悍名今日所恃者惟此而已然
其屢次調發之餘豈無怨苦之心宜令所在各官
各鎭撫恤其妻子使勿流離至於前日夜斫騎士
兵之功不小請亟加重次第論賞其同時渡江鼓
戰者及身死陣中者無遺抄出生者量給銀兩米
布死者優恤家口其中如任旭景者終始不爲逃
避體探先登無不自願爲之畢竟突入賊幕亂斫

賊將與李宣同時俱死其勇烈尤爲特異旭景雖

命　贈爵而江邊士卒及其家屬何以得知亦宜

令有司別加褒恤以慰忠魂聳動人心何如

一賊兵方住平壤聞其徒黨散落氣勢頓挫此傳聞

之言雖未知果然然以隱伏城中久不敢出觀之

則亦必近似大抵平安一道惟平壤爲賊所據其

餘皆完全而只是守令不畏國法爭先逃走故倉

穀軍器蕩然無存今宜令觀察使及兵使分道招

呼使之刻日還集修治官事整頓軍兵如有過期

不還者一切以軍法從事少無饒貸何如

一欲攻平壤之賊當分三路而進此則前已言之然

兵法先攻弱賊之散出及往來道路者隨處抄擊
斬殺殆盡則賊必奪氣而形勢益衰矣今宜令黃
海道監司趙仁得兵使李恭亨等抄發精兵分據
沿途鳳山黃州平山以上一路阻險之處不必數
多十十五五分運作隊無論公私賤官吏山尺白
丁才人使之往來要截資以糧餉出沒無定射殺
其行路散出之賊其所得財物及馬匹任其自取
官不得奪且處處館驛張榜曉諭云賊將已死其
軍太半戰死天兵十餘萬刻日分道並進蕩滅不
遠且賊酋平秀吉在國中爲其下刺殺事 中朝
咨報此正在賊送死之秋凡道內人民乘時立功

至如成群攻刼之類非必盡爲亂民不過失其家産逃竄山谷爲饑餓所逼而守令不能存恤統制故然耳古人爲將募兵攻刼者爲上傷人者次之此亦多般知委皆許各率其類務期勦賊立功則朝廷賞同平人如其不然而作亂肆毒於平民或假作倭形驚動閭閻者則必誅無赦以此辭緣急急廣爲知委如黃河水尹聃等亦更爲申勑使之益自盡力倡率軍民勉樹奇勳道内武士之散伏閭閻者亦令各赴 行在事並爲曉諭何如

一士兵雖聚而軍器蕩然軍器之中惟弓箭最急秋高氣爽弓矢之用倍勝於他技江邊列鎭及内地

郡邑弓箭多寡之數急宜知數臨時取用且經亂之後公私所持之弓率皆膠解難用宜令各官別定弓匠多設温突聚合點火然後可用道內各邑弓箭如不足用則雖取諸南方可也然臨時則窘迫難及預為區處無妨

一南方大兵一戰皆潰似可驚歎然臣則不甚惟訝大槩三人皆非統御進取之才不知分兵迭出精抄掎角之計而以為合之卒聚會俱進號令不一力戰者少如之何其不潰也今不可以此自沮惟當急急馳諭以賊兵勢衰天兵百萬水陸並進朝夕當有蕩滅之勢以鎮人心姑令各道監兵使整

兵持重截殺道內橫行往來之寇以保地方待其
賊勢窮蹙然後南北合勢攻勦何如
一武班出身精勇之人當初爲李鎰軍官者五十人
申砬所帶者八十人其他爲防禦使助防將所屬
者其數亦多而一散之後不復來到聞此屬多
避兵聞慶山嶺兩山谷之間安坐度日云宜令巡察
使李陽元等分道招呼使之來赴 行在其終始
不見者論以軍律事並爲知委何如
一火砲匠散亡略盡在此者不過數人江邊火砲匠
亦聚會以備戰用何如
一賊兵近在數十里外奸細譏察不可不嚴人々嵗中

及軍中別爲標號使相識別何如

嚮道官天將啓 六月

唐兵朝夕過江所急者糧餉與嚮導而已糧餉雖百計措置而前頭郡邑蕩破已甚有同無奈之不托然此則猶使洪世恭等往措矣至如嚮導之事則尤甚艱難邊司所定青水萬戶趙鸛臣今日招見則不但名位卑微非統御了解之才尹安性亦此類耳以此爲將使之與唐將合勢進取豈不笑其無人而且以爲簡己也自古倚中原兵力討賊者非止一二舊事俱在高麗江東之役趙沖金就礪爲之嚮道官珍島之役金方慶爲之嚮道官今雖不得如此人者爲之豈可使卑微一堡官立於

天兵之前而爲眞大之任乎臣意亦道虞候金星報於見在武臣中稍勝今姑令李潤德往守江邊出星報使爲此任則雖不滿意亦不至如此輩之庸雜而事體不甚埋沒矣且土兵時無一人此等事備邊司所當不分晝夜急速處置而來此數日尚無現出之兵極爲悶迫敢不避煩瀆惶恐累啓

與戚揔兵問答書啓 癸巳冬

臣昨夜往見戚揔兵揔兵屛退譯官以書相問答其論近日事情極盡無餘其終始欲救我國之意亦甚篤至以身自任其責以爲倭奴已在吾目中蓋大砲勝小砲多砲勝少砲如用兵不難勝也因言今天下人物落落

無可辨此者其自負之意爲多又言石尚書雖賢而無才今與三和乃尚書本意尚書自初以爲西夏用兵纔罷勞兵費財甚多以此欲以和議羈縻不料其遺患於後日其說顧侍郎甚爲推重以爲必當有非常舉措又言于崇爲大將臣問其人如何答云中才也臣曰中才則何能了此答曰有顧侍郎在何患又論李提督曰乃福將也臣又書云今表文無可疑否麻笑曰似是假作同出自己稟顧侍郎揭帖示之其近日流聞假表割地等語悉載其中而且云卑職非敢媢忌人功而言之也所聞如此雖不知虛實而關天下利害不小故敢陳云云且曰王京糧餉事在危急已撤回之軍請發病不遑

戰鬪留之無益徒費軍餉速當發還但諸將不敢自擅
須速啓知 國王送咨文於宋遊擊爲等則可急回也新
兵之出送不出四五月此時倭奴不准貢則必動新兵
可及來擊之 天朝必有糧餉措置然不可專恃天糧
此處糧亦可預辦也其言鏤鏤千百言不能盡記大意
如此而宋爺言兒百神臨所嚮臣聞出總兵言男兒
所信者一心不在於法可棄鼓明日須勿出城外臣因
言 國王引見臣臣還宋於司部適流遊擊所率倭賊
數人在城外 以此未見 知二患總兵曰此好此可令倭見
之不出此二大臣觀總兵之爲人猛譏譬其欲殺我
國者終不肯出可殺而往我何此人不可不加意爲

之旦夕遊擊諸將毒發於市達爲施行伊無饑卒激變
之患宜當

條陳時事啓 己巳冬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所貴於經亂之後者
以其嘗歷多而懲創者深也今國勢岌岌累卵不足以
喩其危正須延攬群策深追旣往策勵群工共惜分陰
圖惟厥終以收救藥之效不急而悠悠泛泛之辭制文具
數月之後事機浸遠更無着手處臣不揆愚淺輒條列
所當行者以備採擇隨得隨記無復倫次然皆直陳事
情不爲虛談敢乞　留神裁幸
一賊退之後會急宜參商一年經費之數撙節豐縮

定其民間所出之物又分列邑殘敗稍完處或仍
舊或半減或全減預先明白發文使民間曉然知
之然後 朝廷惠澤得以下究而貪官猾吏不得
依憑措手於其間矣此乃今日急先之務而 專
管運部已久該曹尚不省詳知委責出督辦一切
前日各司下人之失業者散出民間壹稱所納貢
物作弊之多端講究從存之民不勝其困鐵甸充甚
大槩戶曹之任至爲緊重而判書參議在外參判
亦將赴京雖平時不可如此況今日乎臣意急速
籌畫區處擬擇有心計幹辦之人爲堂上郎廳勿
拘常規必得其才以重經費之任使民蒙一分實

惠而國用不至益竭幸甚

一畿甸之民被賊禍尤甚數百里內無復烟火經冬及春則饑殍將盡殆無生類如此之後雖欲處之得乎今四方一道殘蕩更無移轉賑救之路惟臣前日啓請兼剤稍可及時分散庶有一分之益若速得三千餘石早以水站漕船及雇私船從漢江分二運一運輸到忠州賑給忠州丹陽清風堤川延豐槐山陰城等處之民一運輸泊于原州興元倉上下以救原州砥平橫城春川楊根驪州利川廣州之民又以千石由碧瀾渡濟臨津以上分給開城府豐德交河高陽坡州長湍抱川朔寧楊州等處

之民至於龍仁果川衿川水原富平則已有近海
亦令京畿監司措置鹽石海紅黃角等物觀其失
農饑饉嚴飭各邑分賑則民間鹽穀相資所儲
草食亦當和量分飼而少延數日之命矣此當户
曹之責而亦須使一人專掌其事並措置不遑
時刻方為有益惟在得人而已亦乞急速舉行以
及於未涼之前

一明年往行朝廷固已講求但近日之事多無實效
遠慮一夜之未報數日可為亦令該曹早為分布區畫
使司之舍於求路適行之前盡為知數輸到然後
明亦庶可及時播種且海島山邑因爲之則亦必有

利京師之民無可以資但無人可以耕種其界可
慮啓請因設牧場其後設立者多而盡爲監牧官私占劃
劃之人多至數百以戶計者踰百其他可知若
擇流亡可耕之地每以十人爲一耦與之農器給
其水陸之種隨其地之宜隱而起耕官取其半而
自食其半公私兩便近京之地穀物既多自可渡
及餘民從征之不識之民米貨穀於江華而避亂
之民及諸宮官吏戚之家亦多資生於江華一境此
其驗也事定之後還爲牧場有何不可况牧場不
必太多擇其水草肥饒宜於牧馬處間間合牧而
其餘美地使無遺利甚非失計也昔唐末洛陽蕩

殘有張全義者爲其主聚流民分田耕墾各自有屯堡全義又親行畎畝之間勸課農桑數年之內洛陽完實今亦措置京畿民事必如全義之治洛陽然後可也昔衛爲狄所滅文公以大帛之冠大布之衣撫摩遺民蠶穀務農其詩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稅于桑田此則可 上亦當留念以厚邦本如此孜孜期以十年則荊榛變爲樂土邦其永孚于休矣

一臣今年久在東坡狙觀形勢秋間又自慶尚道冢道原州由砥平楊根渡龍津入京師其間地形阨塞要害亦頗親見前年賊兵入寇忽長驅一入忠州

而長江之險已不足恃然若於上流揚據驪州等
處以重兵動輒沿江列柵多設疑兵以示非守則
賊兵必不能容易經進今吭急遽一旦有言應者
巡視忠原以下水勢淺深沿路要害之緩而爲之
區畫經略以示垂後之圖今若於漢江以南則利川
驪州廣州爲京都左輔水原南陽富平仁川爲右
輔此等之邑若能收以入鎭各領山壘熟擇守險阻
則京城之勢稍有捍蔽而緩急之際有所恃矣如廣
州南漢山城卽州治東五里許乃扶餘始祖所都
之地故亦名溫祚城形勢甚好而中有井泉田土
可以脩葺保守此外水原之禿城衿川之衿邑之山

仁川之山城消係險阨必守之地若隨便繕治屯兵據險參錯相望互爲形援則襟抱固密人心有恃而不恐縱有敵兵亦首尾牽掣不敢徑突此亦當並爲巡視雖因民力窮竭不能趁時有爲而旣知其然又有主張經理之人則必不無便宜講求之策也今旋軫舊京而環顧四方無毗錞鐿子之足恃雖有山川之險百二之固棄置而不爲料理此不待識者而凜然寒心者也且忠州居國上流而又在兩嶺之會此京城咽喉之重而已爲空虛之地亦當更加留意十分區處且京畿無一將官獨有前利川府使邊應星兼防禦之任而今又以

微事見罷臣意應是當使固爲防禦使使之注来諸邑措置防備等事並於水原利川楊根廣州等處召集舊時倡義之兵稍加訓鍊以爲倉卒之備猶勝於全無一人而付諸相忘也西海水路之備亦甚緊急江華喬桐年前賊兵相望咫尺而不能相犯者以其無船也今則賊已知其然而巢穴於巨濟等處日益窺覦亦令水使別加規畫措置以防衝突而江華凡事亦須百分區處以圖慮外之患爲可

一嶺南賊勢日急　天朝諸將處置失宜失其機會今聞　中朝已絶通貢之請其怨怒決裂之禍在

於朝夕臣前在慶尙道悉知諸將形止徒聚經年
烏合飢羸之卒逃散稍繼多者百餘少者三四十
率皆隱處山谷無意戰鬪又兼以皆不持器械其
中持弓箭者十人之中無一二但時時草間潛伺
射殺刈首一二級之倭騰其告捷而頗見之不嘗與大
賊交鋒亦何益之有加以右道沿海自金海熊川
昌原固城昆陽泗川晉州已爲不收之地獨有高
靈陝川居昌人民共上星州金山知禮開寧以至
尙州善山聞慶咸昌爲荞蕪之野左道則自蔚山
以下舉爲賊藪糧無所出亦無可調所恃唯天兵
而已而國其運糧支待兩南又無餘力自計千思

更無善後之策切痛哭近日宋經略亦言設險
事亦出於不得已而無可爲之方設險築壘
而無食則無軍無軍則不可守今不圖更過
一二月食盡之而軍益散勢愈
難且各道義兵經年與賊相持勇得慣戰之
士亦非不多而飢餓疲頓不能自存弱者塡死溝
壑强者去爲盜賊日就渙散爲今之計臣請於兩
湖嶺南三道別遣重臣討以便宜之權以主調軍
饋餉等事使之整頓軍政撫慰遺黎抄擇精卒爲
天兵後繼如張浚之開督府蕭何之補饋關中則
庶幾人心不至渙散號令有所歸而設險等事

亦該第可行矣近日奉使之臣項背相望冒言愈多而事愈不理　朝廷雖欲遙制指揮而機會曲折每不相中其大惟在於任人不專而體統不立故也此亦急須講求改絃然後可也

請訓鍊軍兵啓　甲午春

國家遭此無前之禍今欲治兵制敵以為恢復之計其勢可謂難矣若非振勵奮發朝廷上下勞心焦思共惜分陰則日月易過事機愈遠將有無窮之悔矣今之至重至急者莫過於鍊兵一事兵若不鍊則雖有人丁百萬亦如驅羊攻虎此不待明矣近者別設都監訓鍊大砲當初議者皆以為砲劑難成數月之後亦頗有效其

中戚莉者與浙江之兵手者無異以此知 鍊之亦可
不爲也誠使望餉有餘而廣爲錄券分割支給諸道爲一
道之規並定訓鍊不久中於一月當有一月之功一年
當有一年之功數年之後兵威節制之師器械俱備糧
餉粗完國恥可雪而賊志可懾矣不然而因循姑息如
日將暮今日不爲明日不爲日迫於急難之地雖有智
者莫能善其後矣今若生財之路已竭繼餉之策末由
唯當別爲方便於經費之外措置軍食然後軍兵可聚
忠淸道寺刹凡四十餘處其位田皆空閑無用之物或
爲奸民所冒占而秋來所貰盡入於私極爲可惜他道
位田姑不可盡稱請忠淸道寺社位田限數年鍊兵間

盡屬於訓鍊都監給民耕作秋成之後別遣郎廳摘奸究實計數收入以爲軍食如成均館學田養士之例則軍餉可繼矣且外方監兵使水營及各官各以人衆多寡隨便招集頗爲砲手之人敎習放砲一依近日訓鍊都監勸奬之規其有成材者分其優等或爲禁軍或免賤免役使人樂爲其閒監司守令兵水使如有盡心訓誨的有成效者 朝廷別加褒賞怠慢不勤奉行成材數少而敎誨無效者輒施譴罰則四方聞風不多日內砲手成羣矣但守城守險攻壘破堅當用大砲至於交戰之際鳥銃最爲利器如我國前日所有勝字銃筒者則紀效新書所載快鎗之類新書云鳥銃命中穿楊之

妙五倍於弓矢而十倍於快鎗矣人性不耐學習每以快鎗勝於鳥銃悉此說行於南方云云今之所謂勝字銃筒只可虛放以助軍聲不可以命中而我國之人猶執勝字勝於鳥銃之說不務學習其亦矣人性之類也但鳥銃爲器極爲精巧造作甚難故紀效新書亦以一月鑽穴爲上是鳥銃一柄用一人一月之力然後方爲可用甚難成而可貴也如此近日都監所用鳥銃皆取拾倭物其數不多而徃徃破毀日益耗少雖欲分敎四方之人者無利器則何以成效近日都監有匠人一名自開城府來到精於製造鳥銃而緣無事力至如炭石鐵物皆不具故不能新造砲手五百餘名所持者

太平三穴勝守而已頃者砲手二十名已下於金德齡陣中各持鳥銃而去今又欲加送數十人鳥銃之留在都監者益少將何以鍊習哉若擇取京中善手鐵匠五六人來習於都監匠人藝成之後分送黃海道忠淸道海邊各官炭鐵有裕處爲都會連續打造使精巧勤幹曉解鳥銃之人爲守令專掌其事責其成效則鳥銃之用其路日廣而人無不習此等條件皆係今日急務請別爲事目廣布中外刻日施行何如

措置忠州上流且於鳥嶺設關屯田箚 二月

今日事勢已迫天兵之不可恃明矣在我所當百分措置爲死中求生之計不然則前頭之事不忍言也近日

臣等所爲區區酬應於文字之表外方亦無趨時奉行
之人莫於大段形勢利害所在無一完了之事脫有衝
突之變將處處潰散而已當興之時雖欲再告於 天
朝莫可及乎今日形勢所在遮截鳥嶺之計最爲緊急
蓋京都前後長江左負高山右環大海天下之險無過
於此而忠州居上流爲國門戶忠州不守則沿江數百
里皆爲受敵之地敵兵之來如建瓴水從高屋之上不
可爲也欲保忠州當自把截鳥嶺始鳥嶺若失險則忠
州雖有良將勁兵亦不可守矣前日申砬之敗已爲明
驗奈何至今不爲之圖也臣自幼往來鳥嶺尚不知形
勢所在變生以後懲創注事上年八月臣又由興路南

下更爲諦視形勢凡藏兵設伏控扼要截之處鳥嶺
略而猶不知他路之僻出者如何私心恒以爲慮今者
有守門將辛忠元者乃忠州人壬辰夏申砬敗兵以後
忠元募得民兵僧軍設伏於鳥嶺丹月之間斬賊甚多
又與元愼等能合擊興元之賊以此軍功爲守門將渠以
本處之人出沒捕賊於其處故其言鳥嶺形勢曲折甚
悉多臣所未知者始知人才之隱伏於軍伍賤隷者不
但古之王忠先一人而已忠元之言曰鳥嶺之上則雜
路分散不可防守自嶺上東下十餘里兩崖斗絶中蟠
溪水行人往來者搆木爲橋凡二十四處名曰鷹巖若
於此處設機把截當賊兵臨至撤去橋梁六七橋斷溪流

使內峽之間盡爲洪流人不能着足因以弓弩菱鐵火
砲等器守之不過百餘勁卒而嶺路之扼守自固自聞
慶以東又有舊路繞出於鳥嶺之西而山勢徑險百年
湮廢藤蘿林木蔽天迷日又有一路在聞慶之西今之
擣人所謂小鳥嶺者是也而出於延豐縣之東此路亦
甚險使數十人伏於林木中守之則二處賊不敢踰入
越前年賊兵徐來時皆由鳥嶺直路不由此路若鳥嶺
守固則二路不足憂矣忠元又言其所率僧軍山尺之
遺在者尚可得百餘人而延豐邑內及西面永迴村地
據肥饒今當爲無人之地欲以把守之軍屯田耕種以
爲軍糧又得火藥銃砲等器晝夜操鍊則數月之內可

成精軍云臣屢爲招問觀其所言足可試任大抵今日之事所當人人爲兵處處作農庶望有效於萬一如忠元者及時下送使之依其所願爲把截要害之計且聞忠淸監司尹承勳亦欲問鳥嶺把守事來招忠元云請以此意並爲下言于尹承勳使之從其所言覓給種子牛隻以爲耕穫之資使於延豐忠州之間人烟不至斷絶雖以自己獨力不能把截大賊而凡賊路所經防守曲折既爲遍踏預定則他軍合勢添守可易爲力矣如使鳥嶺之路已斷則賊雖出於黃澗永同金山之間我軍可以專力把守而忠州上流不失京江把截亦易此利害之較然明著者也敢啓

請修舉鎭管之制啓 三月

鍊兵事月前已 啓下但軍政之修有大綱領大節目大綱不舉節目雖備無益臣請得以推言之 祖宗之制八道各官皆有鎭管謂之兵馬節制使立法本意寔非徒然欲其平時則鎭管之邑爲主鎭而総勅其屬邑一應操兵訓鍊軍伍之事皆可治之有事則鎭管又各率其所屬之軍鱗次整齊以聽主將約束其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操縱伸縮惟將之爲且一鎭管之軍雖或奔潰而他鎭管之軍各以大兵次第堅守或扼其前或躡其後或撓其左右賊雖乘勝不敢容易衝突其勢然也姑以慶尚道論之則東萊鎭所屬十餘邑之軍勿

論公私賤雜類盡發爲兵則其數將至於七八萬假使不幸而敗又有大丘鎭管之軍居中遮截而慶州晉州之軍爲左右翼可以禦賊不幸而大丘之軍又不利尙州鎭管又以重兵堅守而忠淸道忠州鎭管盡率屬邑之軍把截鳥嶺爲其後繼淸州鎭管又率所屬之軍進守黃澗永同秋風嶺之間以爲右翼以及京畿等邑一皆嚴兵整待國家形勢如重門複墻賊雖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何至於一旬之間橫行千里徑造都城而若蹈無人之地乎夫以 祖宗經遠之圖兵詳如此而中世以後良法美制一切廢蕩士大夫只以琱琢文華粉飾虛談爲務其於經世之慮一不加意不獨此也又有輕

慮淺謀之人自任己意盡毁 祖宗之制而徵出新規
名之曰制勝方略其初見乙卯倭變爲此一時救急之
策不知此纔可以應小小之賊非所以制禦大敵之術
其後兩南監兵使人人各持所見而奮其管窺拾摭添
加渾稱之曰制勝方略於是舉世宗之如孫吳兵法一
切通行國事之所以至此者雖他事之失甚多而大槩
制勝方略誤之也臣請言其故制勝方略大要以一道
之軍領爲分屬於巡邊使防禦使助防將兵水使纔聞
賊報不察賊衆多寡賊情如何地勢險易一例徵發皆
聚境上故巡邊使所屬之軍屯於一處以待巡邊使兵
使雖欲用之而不得防禦使所屬之軍則又屯於一處

以待防禦使水使雖欲用之而不可其他助防將兵永使所屬之軍無不如此故每一調發一道俱動無復後力而慶尚道則自聞慶以南郡邑無一人矣既而　朝廷遣將於千里之外不能朝聞夕至而無將之軍處處屯聚無約束無紀律無號令紛紜暴露於原野之中一日二日待將不至以至於三日四日之久而賊鋒已迫饑渴繼之則鳥驚獸駭相率而潰散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然後所謂京將帥始單騎馳下已散之軍藏匿山谷其誰招集而賊之充驅已至於數十里內不毁何待方壬辰四月十七日邊報至京　朝廷遣李鎰到聞慶而聞慶已空到尚州而尚州已空散卒之來集者僅數

百部伍秉分之間賊已渡洛東距尚州十里地矣此亭臣於賊變之前區區之見偶及於此備邊司啓辭中屢及之而外臣有難之者事竟不行未知 天意記憶與否而臣心則至今有遺恨焉夫懲前所以毖後鑑古所以圖今昔宋末元兵方熾而其時有江立信者建議請以郡邑分爲四閫建帥於其間而合力防守其後元伯顔聞其策歎曰此策若用吾豈至此至於文天祥又建白此策於臨安已危之後時則已晩無及立信分閫之計即我朝鎭管之法也臣猥以庸才當此板蕩之際念及時事未嘗不泣血霑襟目今艱危之勢日甚一日已趨於不可有爲之地雖有善策固無所用然譬諸病甚

而不爲下樂可乎近日 聖意赫然奮發復讐一念上
通於天而教訓軍士又其最所急務前者雖以事目畧
爲磨錬 啓下而臣更思之事無統緖則區區補綴終
是無益惟當先責主鎭守令使董率其所屬之邑檢勅
錬兵火砲器械等事如所屬之邑不能訓錬所造器械
不能精利則許令主鎭報監兵使治罪觀其屬邑能否
有效多少並其主鎭守令賞罰而 朝廷時遣使臣歷
閱試才又隨其能否而並責監兵使期以時月之間各
盡心力消成訓錬之兵萬一因此而天心悔禍人謀與
能生靈庶或可保而國家亦不至於危亡矣今慶尚六
鎭皆殘破只有安東稍完故已令於安東錬兵忠清道

則忠州爲鎭管居兩嶺之會上流之重其訓鍊之事最
爲緊急非徒邑力不及守令亦不得人屢遆屢改尚無
措置之勢其他公州淸州皆當隨力爲之而全羅道物
力又不比忠淸道處處皆可鍊兵特患人不爲耳昔范
仲淹爲陝西與元昊對敵選精卒晝夜親自訓鍊得三
千人今日之勢與仲淹之時又何如而被兵三年尚無
一人有意於鍊兵者其亦惑之甚者也臣意令各道稍
脩鎭管之法凡有闕差遣之時別擇能堪其任者授之
責以操鍊之事一道之內主鎭既爲之則屬邑不敢不
爲矣事貴提綱綱一擧而萬目自隨故臣於此一事敢
備陳之如 聖意允可則請下臣此說于各道監司一

體施行其於禦敵之方必有利益敢啓

請令都元帥戰和諸將啓 二月

慶尚左右道諸將左道則有高彥伯金應瑞李思命權應銖等右道則有李蕡朴晉李時言等將非不足只恨諸將名位爵秩大槩相同各欲自專號令而無協勢同力之心故臨機應變隨任其意進不俱進敗不相救如遇雜蘇小賊則爭競恐後一見大勢之賊因散退避以此與賊相持二年未嘗一交摧陷之功非徒軍卒怯弱實由於號令多門而渾一力不齊也夫合萬人爲一心然後可以成功若使諸將不相上下而志不同行則如運舟於江海之中而操舟者一南一北其能免於覆敗乎

雖以李郭之才同會一處而無節制之人則不免潰散
此兵家之大忌臣等久有此慮而默念諸將皆等夷無
可統攝之才難於處置今見金應瑞高彦伯狀啓則二
月十四日金應瑞等進攻德法谷山麓之賊斬三十八
級十三日彦伯之軍亦往德法谷累日窺伺亦斬十餘
級云此其同時同攻一陣之賊而似若不相聞知殊爲
可恠而前日元帥狀啓云云不無所據如小小散出之
賊則猶可如此而收功若遇大隊之賊而如此則必致
失利此等約束善處專在於都元帥請下書于權慄十
分善處申明號令戢和諸將使之同心合力共濟大勳
何如

請褒奬忠義啓　四月

晉州戰死將士中金千鎰等六人則已爲追　贈矣其餘將士時未追　贈者及他表表死節未及追　贈之人一一考出速爲褒贈事　傳敎矣晉州戰死將士未蒙褒　贈之人令方查考入　啓而國家於昇平之後猝遇賊變千里望風奔散恐後而其間忠義之士或力捍孤城以身徇國或挺身戰陣奮勇不回義烈表表在人耳目者亦不爲無人而倉猝之際率多淪廢不聞於朝廷而褒賞不及無以慰忠魂於泉下樹風聲於將來以臣等所得聞言之則全羅道熊峙之戰金堤郡守鄭湛終日力戰殺賊無算終以矢盡兵敗身死而全州之

保全者鄭運方戰摧敵之功爲多海南縣監邊應井身當賊衝慷慨以死自誓亦戰死於熊峙之戰言者至今傷之此外死國之臣必多有之而 朝廷有未及聞知者請令慶尙全羅忠淸道監司廣詢博訪從公論 啓聞後次第褒錄或恤其妻子以勸忠義何如

請接待胡參將聽其所言啓 五月

臣病中精神昏瞶凡事皆惘然獨念胡參將今行所係極重有關存亡而臣忝爲大臣適得危病未得與聞末議極以爲悶數日前金命元使人傳言于臣曰胡參將云俺爲備國大事而來閣老以下或稱病不出見是甚道理臣不勝未安借人書拜帖往謝則參將即爲回書

且并顧軍門題疏二冊宣諭付稿一錄以送謂通事曰俺來此聞爾宰相則價以病他餘諸宰一番來見後連續告病所勾當公事率皆遷延顧望推托他人俺甚以爲悶此文書浩繁病中不可易覽待氣蘇醒時時閱過旣爲國之大臣雖有病始有達情之事必須啓達 國王可也云云臣得此二日神氣昏乏至今尚未仔細看過又使聞臣日已爲接見胡參將于 行宮朝廷之意必已商確以定矣但參將之送來於臣及自書臣不可私見而置之故敢此 啓達臣不能詳觀諭帖中所云曲折而其中大段難從者我國替倭請封貢一節也然竊詳侍郎之意以其上年金睟之行多陳前年六月以後

賊情兇逆悖慢之狀具到北京在顧侍郎出來遼東之
後而 皇朝科道官不分奏本雜此日月彈章煩言一
槩并及於顧總督如石尚書亦以同事之人不能分疏
方困於言者無以主張當事欲令我國詳具今年正
月顧侍郎出來遼陽以後賊勢明白馳奏則自已可免
於攻詆而大事庶可料理此恐其本情而在我亦不須
堅排也宋經畧顧侍郎處置得失有不可知就其二人
所爲而觀之則顧之爲人大槩踈暢明白當事敢爲之
人不比宋侍郎擧措隱暗也況石尚書以忠賢名聞天
下當本國爭變之初適在兵部深憂悶念不啻如一家
之事凡有所請無不曲從使我國得至今日皆石尚書

之力此恩何可忘也今爲言者所攻不能自保使與顧侍郎相繼而去則後誰有爲我國任事者乎自古艱難迫蹙之際處置酬應委曲包含不覺其有幾微使無一人有問我不平之心可也今宋經略李提督皆已罷去顧侍郎纔至所言之事一切堅拒本欲倚仗大國以圖恢復而使大國任事之人率皆背手拂然莫肯同心則我國之勢無乃益爲睽孤乎故臣之愚意竊爲國家重此應接也且顧侍郎出來遼東後沈惟敬未知進見與否今聞胡澤持欲與宰臣一人偕行云此亦不可不從別擇明敏宰臣馳去聽其言說詳陳近日事情且言上年奏本出於悶迫不敢張皇之意而致謝侍郎極力拯

濟小邦之意則侍郎之心必解而前頭無難處之變矣
臣嘗記小書中我國初年有大君往朝燕京 太宗文
皇帝令六部尚書蹇義夏原吉等逐日來見日於內殿
宣召宴慰此皆所以收人心也今此胡叅將亦以總督
之命出來宴慰等事非物力所辦似當令諸宰逐日輪
流叅見無使落莫而還亦恐合於敬待天官之體也臣
平時思慮亦甚疎脫當此垂死大病之添心計益多顛
錯只緣憂國微忱不能自抑至於達夜不寐且未知
朝廷大論已定如何謹以愚妄之見略陳梗槩且所欲
言亦不止此因之不能盡舉而痛悶危迫之勢惶恐啓
稟如蒙 下朝廷反覆熟議無使事過而有難追之悔

則臣可以瞑目入地矣

條列戰守機宜啓 六月

邊報日急而臣等忝在備邊之地憂懼度日不能措一策以紓 宵旰之憂伏承下政院之 嚴旨惶恐隕越罪當萬死便賊況今南邊其勢日蹙雖無恐喝金之言而圖已累發矣如有可行之策則豈待於今日哉前者以精鍊軍卒堅守要害修築山城淸野待變縱擊之策機設策或守或戰互相犄角等屢爲申勅於都元帥及諸將至再至三此雖兵家之常談而此外亦無可行奇策且添兵調發之事亦當計軍食有無而爲之故今軍食不足則兵雖多聚而不日離散此必然之勢 朝廷

唯當與各其大乘指授以至於處置合於機會與否只在將帥之手不然雖文移督促項背相望而外方猶得不過一番紙近日綱紀解弛國門之外漸至不行前日許多分付之事無一舉行之報此臣等之所悶也是以今日所宜行者條列于後

一賊兵雖有長驅西向之計而一邊不無歸路見阻之慮今三道舟師在閑山島此是天張形勢分布海面若將橫截海路之狀爲一與賊船相值而一番勦蕩更如前日之戰則是可以牽繫賊勢使不得深入此今日最爲要策故前亦 啓達令統制使從事官將下去意以此意察諭于統制使使之臨

機觀勢處之而水軍調發事依前 啓下行移施
行以壯軍勢何如
一慶州諸將近與倭賊屢爲掎角士卒頗精若能同
心協力進退如一預知山林險阻要害可以設伏
之處別擇勇士以爲控扼遮截之計而又多設疑
兵以眩賊心使賊進恐有伏退恐追躡逡巡退卻
之際出奇擊之則雖少可以敵衆特患諸將不爲
合力專以各自散避爲得計耳今更各別申勅定
爲約束如有臨時違約以誤軍機者一從軍律預
爲申明事（進恐有伏一本作進有所懼）
一賊兵甚衆而我國不過數千饑羸之卒無異於驅

羊擊虎極爲寒心大抵兵則猶可多聚而只緣軍食不足不能餉軍故雖有抄赴之軍而輒還離散今方麥熟之時早穀亦往往成熟若稍有繼糧之路則內地及邊郡精勇之軍各別多數招募以充部伍以成軍勢事

一軍中耳目專在於哨探候望近來將官全不知此事之爲重往往兀坐閉縮於隱僻之處不知數步外事賊至門外方始覺知倉黃潰散凡勝敵之道無他我先爲計則我勝敵先爲計則敵勝其幾只在於哨探瞭望之明不明如何耳與事前雖申勅而今更知委警省各陣中別擇其處本土之人詳

知賊勢道里者許以重賞使之先報賊之動靜而
爲之策應事

一中外人心動搖日甚纔聞賊報無不洶懼皆有潰
散之心人心若此則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無
所用之相率土崩而已近來訛言變騰民情之騷
動日以益甚令沿將及郡邑守令等各別務加鎭
定毋使如前日之波蕩不可收拾事

一慶尙右道宜寧等處之兩間以洛東江鼎津爲據
險之地若於江面多設菱鐵木寨又於岸上設柵
及土壘以避鐵丸又以發射放炮則可以禦賊前
者已爲知委此意于本等處而又送菱鐵之制使

之依據行造鑄之事知施行與否宜更爲詳言之申
勅及期措置毋失機會此外三嘉陜川高靈安陰
伽倻等處山城可守處既諭人民賊若來犯則刻
期入保淸野以待湖南等處亦一體施行事

一宜審諸將之軍不過千餘無以稱小職唯金德齡之
軍稍多緩急似可倚仗而令一不知軍糧可以支給
與否巡撫 御史徐濬前來進見軍門云巡視諸陣
然後悉意措置總撫軍中問其措置如何且爲約
束而通於都元帥及巡邊使兩道兵使使之互相
掎角依前行移施行事

一各道鍊兵事自下去已久雖未能大段成就而如

已抄出鍊習則往往不無可用之軍巡撫御史各官
别隨所到點閱以行賞罰其他能射貫人亦各精
抄如或有賊變守令親自押領趂時赴援事
一 軍器不足爲萬一臨戰兵器盡則雖有百萬之衆無所用
之弓矢等物多數造作於內地未殘破之處連續
入送于諸陣毋使乏用事
一 上年幸州之戰我國先據險故賊兵雖多仰攻爲
難竟至敗衄今宜令人擇標擇上下論報皆如幸州
戰勝之事而有智慮者一人從處道一人往全
羅道凡於賊之來路預擇山形三面險絕賊不能上
且鐵丸難及處以一面制賊之地堅爲築壁之所

或左右相望或上下排遞得爲犄角之勢者皆處處
占擇其中若又有形勢險高而一面兩面平夷可
攀而上則亦須用民力削之使之峭峻如有賊
兵長驅衆寡難敵則諸將各率其兵分據其地相
爲應援又聞全州排賊之時因地設險下面積貫
長耕木其內累石爲城其高一丈餘前期一兩日
而訖其功役云又有言以沙土疊累作城亦好令
亦可臨時辦此且於山上多設旗幟以爲疑兵而
其下設石車多殺賊衆又是幸州之明效亦不可
缺既得形便賊若來攻則期以死戰左右犄角形
勢相援則賊亦不敢捨此而深入也聞前日賊若

見路傍左右山上有疑兵或據險則不得過此而他往云即以此意知會事

令兵曹專委鍊兵啓七月

使哨官領其砲手多賫火藥江原道則慶尚道接境處全羅道則如南原羅州等處預爲下送分駐以爲應變之計事議　啓且京中火砲習放事忽或解弛更加勤勤勸奬事　傳教矣京中鍊習砲手元數大槩幾至六百餘名除已在慶尚左右道及以教訓事散去他處者外時方在京者只有四百三十餘名今東南事勢方急固當下送待變但此軍若在於一處益以他軍則猶可用之而有功若分撥各處而京中且留一半則彼此數

少皆無所益矣且賊勢所向未知定在何處而京城守備寡弱自慶尚忠清以及京畿一路洞然空虛無一蚍蜉蟻子之可倚臣等雖不敢明言而思之不覺寒心京中上番軍士不過數百代立之人若除砲手殺手則更無他軍此又不可不慮者也大抵今日千萬施爲皆不濟事只有足食鍊兵二條爲撥亂第一策去冬設訓鍊都監　命臣勾管其事臣欲聚砲手一千名教訓成材益砲手一千而雜以槍刀弓箭之手使長短之兵相循而又得將帥之可用者任之可以策應於緩急之際其後臣忝入相府不得專意於都監教閱之事又爲軍食所限不得滿一千之數近者又以疾病閑廢數月其於

都監之事尤爲疎闊每念國勢日急而唯此一事亦不
能如意者甚多常欲　啓請遞免而因循未果矣昔
皇朝正統之變中國之勢亦甚岌岌而賴有于謙爲兵
部招募精勇設十二營於都城擇將官之有才勇者分
統其軍晝夜訓鍊卒能摧破强寇而天下再安今之議
者或有以鍊兵爲非急務誠出於未之思也今砲手則
已稍成形殺手雖似冗雜亦當加意教訓使之成就至
於弓箭尤爲我國長技勸奬之方一不可不盡分定將官
各將其軍日夜操鍊而其有成效者論賞不能者譴罰
使之不怠可也然而主張運化使人心日起而軍政日
新者乃兵曹之任也伏望自　上以訓鍊成效專責本

兵之官而本兵之官責將官將官責哨官哨官責旗隊總體統既立而心力專一則何爲不成何令不行不然則人情狃於尋常自至弛廢雖朝令嚴令不可爲矣臣等久有此懷故因 下教幷此陳達

請廣取人才啓 九月

前月引見時 上曰必得人才然後可以有爲備邊司堂上各薦其所知之人可矣臣 啓曰如十科取士之例勿論有職無職薦用可也 上曰議而薦之臣等伏承 聖教退而相議撥亂反正人才爲急古人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言小才必取也雖有姬姜無棄憔悴言賤者不遺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言舍短而錄長也孰

此三說而用人之道盡矣今則於人必欲其備雖有百長而一事不足則棄而不取又以門地限之以位望相較雖有卓越之才不幸而出於冗卑之中則人皆胥越而不顧如此而又工於吹毛巧於索瘢則一生之人皆在訾謗之中無一全人以此而求其野無遺賢庶績咸熙者不亦難乎古者取人之道甚廣或拔於奴隷或出於行伍或奮於負豎唯才是取不問其他良有以也謹以切於時用者分爲十條開列于後令二品以上文武宰臣兩司知人郎各薦所知者無論有職無職庶孽公私賤隷俗務與寒介其有抱負而不爲見知於人者今外方監兵使守令皆搜訪　啓聞或許報公司如此而又

有遺漏不見者許令自舉庶幾因此詳加甄選是入弁
出蔚爲世用誠爲善法

一有才智識慮通曉兵法可堪將帥之任者

一有學術識時務悉諳廣語方言令者

一有膽量善於言辭能奔走外國及出入賊中消探
動靜者

一居家孝悌爲一鄉矜式慷慨徇國可堪入衞者

一文章特異善於詞命者

一有勇力善射或善用刀槍或能負重疾走或有膽
氣不怕登陣者

一能知稼穡之務勸民耕種辨燥濕之宜開墾荒廢

作爲屯田者
一善於理財或煮海爲鹽或即山鑄鐵能移此易彼變遷貿易商物辦賣興利足用者
一能通曉筭法善於會計調度軍食不失錙銖者
一有巧性能制造槍刀或曉解煮取熖焇能造鳥銃大小砲及守城器械者

請措置糧餉啓

今日危亡之勢固爲多端然就其中人所明知而拱手無策者唯糧餉一事而已京城積蓄僅支數月外方倉庫一樣匱竭民間私儲亦盡雖有募粟之令零碎收合不足以補一隅之用今於秋成穀熟之際公私之勢廩

凜如此明年穀未熟時更將何物而接濟乎不獨此也賊勢不幸更熾而有西侵之患則天兵之出來亦不可知脫或請糧之事未遂而數萬之兵先出責辦於我國如前日趙崇善所言則本國群臣雖以乏軍興之罪萬被誅戮而不足以贖誤事之罪矣臣等思之至此不覺拊心失圖今之議者或以爲採銀貿穀或以爲出布貿粟其爲說雖多而求其實用則有同捕風卒無效驗蓋銀雖我國所產而產出不多用力多而所得甚少故自
祖宗朝常欲爲之而累擧累廢其已然者可鑑矣至於以布貿粟則所得有限何補國用哉故今日生財之道別無他法前此所陳以各道貢物進上盡爲作米又以

上番軍士户奉足各司奴婢身貢皆作米聚諸京師則一歲可得十餘萬石而中外軍糧因此可辦矣如此然後户曹通融一年經費撙節伸縮量入爲出以其田稅用於經用其餘盡充軍糧既以鍊我國之兵又可以接濟天兵數年之後隨其用餘之數別儲一庫一歲得三萬餘石則不過三歲可至於九萬石此乃理財之大段規模非此不足以濟艱危之勢但進上一事係關上供雖依放 中朝恐未合宜而前月 傳教之事實出於 慮遠之圖臣等不敢更請唯貢物作米及奴婢身貢上番軍士等事令該曹及此秋成之際詳考 啓辭本意急速施行以救明年之急爲當此外又有煮鹽一策爲理

財要務古之言鹽法者其來久矣成周之時猶以鹽利爲重故周官有鹽官之說太公封於齊即便魚鹽之利其後齊桓公問爲國於管仲仲對以鹽筴蓋齊之爲國東面濱海故能有他國所未有之利而國以富强其後自漢唐宋皆別置使以領之如唐之劉晏最善其職故卒能平定胡虜而唐之中興晏功爲多嘗考遼東誌亦載鹽盆幾處鹽軍幾名始知　皇朝亦重鹽法也我國地瘠民貧只以米布資生而他無流行貿遷之貨獨鹽者人生日用之不可闕者其切於需用與五穀相等而山谷之民稍遠海邊處則貴鹽如金苟能措置有方使鹽利通行則民情所便不勞而功多况自京畿黃海忠

清全羅以及慶尚江原咸鏡道之界處處莫非産塩之
地出於水而無窮其利可勝言哉頃者因朝議別設塩
鐵使意非偶然而各官守令狃於弊習欲自專塩利且
緣管塩使處之未得其要議論紛起遂至罷革良可恨
也夫興起塩利別無他方只是先爲招集海邊塩戶使
之安集而已塩戶之不能安集者只由於徭役煩苛科
歛無節故耳若使守令除其雜役不得侵撓而又與之
相約計日月所煮之數薄取分數而其餘使之自賣自
食則塩戶皆集於海邊塩盆日多而入於官者無限矣
因以各處船隻從江路輸運從而直散賣則陸地之民
無提携入海之弊而歡聲四起矣盖自錦江輸去則忠

清一道林川青陽扶餘尼山公州定山燕岐文義清州
懷德沃川黃澗永同之民皆便於就貿矣從漢江輸去
則丹陽清風永春堤川忠州槐山延豐陰城原州楊根
驪州之民皆爲就貿從龍津輸去則加平春川以及橫
城洪川嶺西之民皆爲就貿矣從臨津輸去則坡州楊
州長端積城麻田抱川永平朔寧以至伊川安峽平康
鐵原之民皆爲就貿從碧瀾渡輸去則江陰牛峯平山
兔山等處之民皆爲就貿從大同江以上則江東慈山
平壤成川等處之民皆爲就貿矣從晴川江以上則安
州寧邊价川等處之民皆爲就貿矣鴨綠江則近日江
界以下官穀以船漕運于義州者相續空船回去時亦

當載鹽貿穀於水上之民則所得必多若夫咸鏡道則亦於南北道海邊煮鹽船運于六鎮許令藩胡及我民貿食則官民相資而塞上之糧漸足矣今年海上役苦民間得鹽爲貴鹽一斗直米一斗而或倍之若能隨時貴賤斂此貶賣如古時之法則唯此一事軍糧及種子可得千萬石之多矣此其今日生財之大者此外又有屯田尤當及時講求力行勸課之政毋使如前日之悠泛此皆户曹急切當行之務不可少有遲延以失機會請以上諸條更爲磨勘着實擧行以補國計以濟大事何如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七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八

啓辭

柳祖訒上疏回啓乙未

云云柳祖訒疏陳時弊誠意可嘉其中所言亦多有可取者至於逕陳砲殺手非我國所長無用於戰陣並及私賤爲軍之失固自有所見矣自古五兵並用所以相衛不可以偏去我國雖以弓矢爲技然其弓矢乃數十步技鳥銃乃數百步技長短不能相及與賊對陣我之弓矢未至於賊而賊之銃丸雨集於我當此之時雖以韓白爲將不能當矣若以爲天分區域才性各異不可相通則吳之甲卒與楚車乘之法終以是肄楚何哉遂

著不論近世中原無鳥銃自倭寇浙江始得其法戚繼光以此訓鍊數年之間反爲中國之技遂以勝倭由是觀之人性不甚相遠而所習各異耳習慣而未成者非臣等之所聞也又曰砲殺手臨戰棄其所執之物畏怯而走射士雖欲追擊而砲銃積路不得進云云我國自變初以來未嘗以砲殺成陣一戰祖詞此言未知何指若云我國人情本皆脆怯見敵善走雖有利器皆不可用則射士獨非我國之人而獨能勇進乎是未可知也其曰搢紳閭閻莫不以砲殺手爲一笑端此果然矣夫人性狃於安肆習俗痼於因循當此危亂之際尚以前日之陋見詆訾創見之事浮議紛紜喧藉中外雄唱雌

和一百端沮撓而有識之士又爲之揚瀾鼓波以助其勢
可乎大抵世運有興衰之機聖人隨時應之通變無方
故黃帝鑿山通道未嘗寧居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禹
稷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足至於胼胝所遇之時異也若
曰干羽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圍結繩之政足以治亂秦
之緒欲拱手無爲儼然高居而坐消南夷之變非臣愚
之所知也夫以我國於倭賊非有開釁之事亦非有致
寇之失特以二百年昇平之餘軍政不修紀綱墮廢器
械不利行伍不整約束不明士卒皆荷鋤農畝之民耳
不聞金鼓之聲目不辨旌旗之色身不知坐作擊刺之
爲何事猝然遇强敵相角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風聲鶴

矣土崩瓦解以至於此今於破滅之餘所當懲創往事
圖必後患一新規矩晝夜征繕君臣上下若大若小痛
心拔掌愛惜寸陰以復讐雪耻爲心可也而顧曰鍊兵
非所急亦見其迂遠而不適於時務也至於私賤爲軍
之弊自近日之習論之則誠有如此之言矣若以天下公
共之理言之則私賤獨非國民乎我國本来褊小其間
分爲兩班常人貴賤有異而所謂私賤者日滋月盛千
萬爲群一無所役而良民則役煩賦重不能聊生漸就
耗散卒至中外人物盡歸私門家家有公侯之奉而公
室無民其弊不但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而已故先賢
亦欲行限田限奴婢之法其慮遠矣今社稷墟矣生靈

盡矣國家於是計無所出艱難收拾數十千百之卒以爲訓鍊禦敵之計經年補綴不成模樣草草軍容艱虞溢目有志之士可以隕涕而乃有無識之輩往往厭其奴僕之他役張皇辭說鼓動異議無所不至夫以張巡許遠守睢陽烹愛妻殺愛奴以享士彼皆仁人君子也亟務不敢妄殺獨忍於所愛之肉豈人情乎誠以國事至重其他有不暇顧也與今之愛惜數三臧獲欲敗國家之大計者其賢否如何也若以爲賤人不可通仕籍則衛青出於奴僕日磾奮於降虜後世未聞有非之者且稱其人才爲盛亦何耶三國之時我國三分高句麗獨有西北一面而隋唐之役遼東白巖安市等城皆有數

萬兵延壽惠眞以十五萬兵救安市高麗時尹瓘之征女眞姜邯贊之卻契丹鄭世雲之平紅巾皆用二十萬兵而我國則自　祖宗以來雖出師甚盛不過萬餘與其積衰寖弱之勢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遇非常之變不爲非常之擧以爲變通救時之計而必曰舊習不可變衆情不可違是欲以粱肉治病而以殺獲濟河嗚呼豈可與識者道難爲俗人言也末端所論治心持敬之法儼然端拱望之如天帝方寸沖虛夜氣充溢等語皆是儒者之論頗切於根本之學而其曰唯聞烏鵲之聲風葉之韻者亦涉於禪家枯淡之病若夫帝王之學貴於經綸必須本末兼擧體用該備內自心神性情之微外

及政事施措之間備序條達精粗巨細無一不貫大則
經綸六合小則密勿秋毫然後方為明體適用之學而
不歸於有體無用之譏祖訓之見似未及此然一言之
善足以資益於虛受之量自 上更加體念因其所已
言者而推廣其所未言者則涓滴之微不無有裨於河
海之深矣臣等與言頗費辭說未免為不急之辨但近
日群議方興而輿論為之立幟轉相倣傚恐至誤事不
得不稍加明辨以曉人心其他侍衛虛踈之弊實出於
憂國慮遠之誠令兵曹整頓禁衛嚴飭鹵簿勿使如前
踈漏宗室武士不欲為鳥銃刀槍之技者 朝廷不必
驅脅強勸以增閙端亦令兵曹精加抄擇取其自願而

有望於將來者爲之其年紀衰邁氣力不健而心不願
爲者一切汰去改磨鍊施行稍息紛嚣更求實效何如

措置防守事宜啓 乙未

臣久病昏塞且不聞外間事但病中默念賊謀難測春
汛日迫寒心之事不一而足謹以思慮所及者數條撥
啓 啓達辭無倫次惑伏乞 下備邊司擇其可行者
行之末端用人作事聽言等條頗關大體亦望 聖明
留神採擇

一倭賊或云有去意然以臣所料此賊動大兵留連
異土今已四年而不歸其心必有所大欲者所欲
未遂想不容易捲退 天朝許封而未准貢賊必

更有所要不得則復許衝突此事勢之無疑者如是而姑退則是乃萬一之幸意外之事耳大抵古所謂羈縻者只欲苟循時月之間而我得以爲計若但恃羈縻而不爲之備則是羈縻不足以誤敵而反以自誤也臣觀近日中外人情及兩邊將士之意未免以成敗付之 天朝廢置而自己所當爲事全然放倒悠泛滋甚假使賊來而渡海在我蕩然之勢無一收拾兵粮奈何難況元文渡海而衝突在於朝夕則將若之何願以是意明爲申勑元帥以下日事措置汲汲如救頭燃毋得少有弛慢以誤事機凡各任事之人一體激勵俾之爭赴功

俾有成效何如

一 舟師慣戰諸將近多換易將不諳積練今日之勢無論賊退與不退皆當以舟師爲重賊不退則有遮遏邀截之勢賊退則陸地防備數亡門將不能措置必以舟師橫截海口然後內地分守應之事可以成形故曰無論賊退不退而以舟師爲重也元均勢不可仍留而閫前與兵府使權俊爲舟師中衛將終始在陣願請水戰之事云今旣放釋令達下送于李舜臣陣中仍舊定將其他偏裨之屬事定間勿爲移易且近有宣傳官自閑山島來言舟師格軍飢餓已久面無人色不過一二月將盡死而

前年死亡之卒骸骨堆於海邊云極爲慘惻常時
水軍之立防者皆自備糧今則一去而遞代無期
拘縶於船內掬飲醎水糧絶無可告語國家於道
路流離之民猶且發倉賑濟而況荷戈赴戰之卒
坐視其死而不救可乎全羅道沿海郡縣雖云蕩
敗然如光羅州六邑倉穀尚有餘備前秋所捧還
上亦必有之若令統制使李舜臣從事官丁景達
次知關報巡察使以船上文字發一二千石以救之
則軍卒庶可延命於時月之間此邊尤當盡力於
屯田生穀之事以爲繼糧之計不可悠悠度日更
失甚時也前年李舜臣狀啓使丁景達爲屯田

未知所出幾何今年屯田仍使景達悉心措置如
近處監牧官羅德峻等前年所出之穀並取以爲
種子吾閑山島近處有可耕之地則不戰之暇以
其入防之軍什伍爲耦多種黍稷穀粟而海邊可
耕膏腴之地多設方便或聚被虜逃還之人或嶺
南失業之徒皆可爲農軍而耕作矣丁景達能任
此事與否未可知但亂變初景達爲善山府使終
始不離境土頗有軍功不是罷軟不勝任之類況
李舜臣軍中旣有從事官沈源河則景達雖專任
屯田之事而責其成效固無所妨以此意急速下
諭于巡察使洪世恭及李舜臣等處何如

一有東萊等處出入體探義城人蔣後琬者來言倭賊聚合我國流民被擄者千五百餘人前年定爲農軍每五人給牛一隻使耕種於東萊釜山之間而秋收分數云極爲可駭又聞棄叅將自倭營還言金海島山中我國之人無數聚居見唐將問封貢事成不成其中有欲隨倭渡海者云尤爲駭愕大抵民失常性唯便利處是從而倭賊多般誘啖使爲已用故數年之間愚民遂不知反至於如此此非小慮也自古用兵搶攘之際專以人心向背決成敗我國將官及守令等自前無意民事視之如道𣏌今雖當危亂之極而此習猶存不加存撫到

處民皆變頗恐畏自賊中出還者　朝廷雖令極意撫恤而各道皆不用意飢餓流離無所止泊注注還入賊中相戒不出至欲隨賊渡海令人傷痛不能已已成大事者以人心爲本豈有使人心如此而可以濟事者乎臣嘗以爲南海一境土廣且腴而舟師遮其前如金海昌原及左右道陷賊之民自拔來歸者懸處於其中不足則分處於晉州興善等處與以農牛穀種各有生業則一二年其數不可勝紀而賊中傳聞者無不來歸若我民盡出則賊勢自孤利害所關豈不大哉而言之啇啓無一奉行或以爲種子難備此甚不然南海昆湖

南海邊諸邑特稍望地苟發皮穀水陸種三四千
石以注來船使輸到南海特數日間事秋成之後
或取其三分之一以爲軍糧而其餘令自食軍民
兼資利無大於此者皆目視莫肯下手注者已矣
令別爲事自下送于元帥及兩南巡察使統制使
水使等官盡力爲之無使失時宜當唐將所謂金
海之民意甚鳴旨島居民此島之民前者有出見
監司而願爲歸順者令或別遣有心計者一人多
持免死帖下去與巡察使都元帥相議分遣本土
之人多般曉諭稍稍刷出何如
一慶尚道諸鎭軍糧及調發軍卒之事久無頭緒今

洪履祥頗爲條理整頓不至如前矣然軍數似少軍糧亦不敷當此與大敵相對之際本患衆寡懸殊若又散遣則難以成軍大槩今日之事當計軍而備糧不可因糧而減軍又當取糧於內地取軍於防所盖慶州蔚山及東萊機張密陽之民皆慣戰之士今只患無食如有食則旬日之間數千餘兵立可召募賊中逃出之人皆可爲兵而內邑之民除衰老勇健能射者外其餘可以專意農作計無便於此者此意前雖知委今更下諭於元帥及巡察使從長施行何如

一大丘當直路而且居一道中央且清道之間土甚

肥饒今年若大張耕農招集流散可以成鎮而爲
後日之圖新府使朴恥長乃毅長之弟武士中有
名者勿使他務專意保葺本府之事而令巡察使
別措農牛種子勿令窘乏且於清道密陽山村要
害寺處依京畿例別設屯堡以本處勇力幹事人爲
屯長且耕且守賊至則互相犄角使形勢連絡以
通左右道氣脈事急急下諭而宜寧泗川高靈咸
安等地今年勸民耕種或爲屯田事並一體十分
措置無失其時何如

一近日屯田措置等事但爲於他道而慶尙道則只
尙州一邑外力未及他其實慶尙道比他道尤重

鳥嶺下聞慶咸昌及秋風嶺一路善山金山開寧土地元肥饒並令一樣急急措置農牛穀種以忠清道所餘者推移分給俾無失時何如

一 萬一賊退而慶尚道諸邑蕩然民人稀少雖欲措置邊務誰與守之今劉營刷出五百餘人在義州若不加存恤不日將漸滅無餘矣訓鍊都監使屯田官柳澗召集此人爲農軍作農於定州舊屯田與甚善策如此團聚不至散亡事定之後自當還復舊土分處海邊其與入他道之民以守者其效倍萬各別 下書于平安監司賑恤俾無捐瘠何如

一 蠻夷猾夏汝卒 爲將此言何謂邪盖云事變既急

則不可為常態之也盖用人之道貴廣而又貴核故云立賢無方周公舉士必先白屋下此如管仲捐齊舉盜二人晏嬰因一言之善而薦其御者為大夫後世羨之今世用人必先論門地夫門地孚能擊賊乎西漢人才之盛論者以為多得於郡縣胥吏自魏晉以降始有門地之議政教陵替職此之由析臣於此又有感焉世治則賢才在上而野無遺賢故庶績咸熙而頌聲作世亂則在上者未必皆賢在下者未必皆愚春秋書武氏尹氏仍叔之子皆門地高顯之人也而其時如儀封人沮溺荷蕢之流皆沉淪於冗畀之位嘆息於隴畝之中

世道陞降此其大機大際勿論門地與賤流唯實
才是求而已史言曹操之能亦只說甄拔賢才不
拘賤微隨才授任各盡其能其偽定一時者所長
唯此耳今 國家值前古所無之變其所以救之不
可循常守舊他事皆然而用人一事尤重且臣觀
我國人多用南方之士西北則絕無而僅有其實
西北亦未嘗無才也特以地遠而攀援之勢少也
變故以後七方瓦解 東駕西幸平安道之人奔
走供頓竭其心力調發軍兵輸運糧餉迎道三矣兵
幸以此收復諸道其勞甚多而即今無一人立仕
於朝者淮淮有所希冀而來者莫不失望而歸矣

如是何以慰一方之民心而爲將來之大勸耶臣
請令該曹廣加搜訪可用者與咸鏡道討賊表表
之人間間擢用使人才競勸而無間於南北何如
一倭賊與我有萬世必報之讐今雖曰勢力窮蹙
免與之犄消息而其嘗膽必報之念不可頃刻而弛
也然復讎〻亦不可空言無事而可爲也必內有堅
忍之志外有悠久之政君臣上下斷斷一心先立
規模以久遠爲期如越十年生聚十年敎訓二十
年間一念無所作輟待時以動哉是什麽精識什
麽筋骨若志不堅確計不先定游移前却無所歸
宿朝從甲者之言而行一事暮聽乙者之說而廢

其事今日向那邊做明日又向此邊來實功蔑於浮談細節妨於大體代翕代張乍起乍仆雖從世終年而不見一事之成矣大槩作事必謀始既已爲之則必要其成倘或任事者不稱則寧換其人不廢其事然後可以見效我國之事不能耐久近者一二月遠不過一年無不中廢而考績勸懲之政一皆虛僞若此規模仍存事無可爲矣前年各處屯田及監牧官已令於秋成計其穀數多少以行賞罰若該曹詳考勤慢其有顯效者襃嘉而使仍爲其事責其成效其不能者汰去則法信於民而人心勸懲今年得粟必倍蓰於前年矣請令該

嘗稍考元初事目施行亦信賞必罰之一端也

一書稱辭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無稽之言勿聽不詢之謀勿庸斯二者似相反而實則並行而不相悖蓋博取於前而精察於後聽言之要也取之不博則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而下情有所不通察之不精則詖遁誕妄奇衺雜揉而心志爲之搖奪至於群下所陳利害得失相半亦當棄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惟在於　明鑑大度之中權衡充立不至眩亂而已虞書又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夫進人之道固當以言爲先然言之而無實者亦有之故以明試以功繼之如是然後庶幾循名責

實盡篤不齒而治道立矣不但就一人一事上言
之大槩如此伏惟 留念何如臣不無所欲言而
病中氣力不能成文所陳惟此皆迂遠談然實係
獻芹之忱敢此書啓

請申明訓鍊都監勸課之規啓乙未

凡事得其要則理不得其要則亂理則日見其功亂則
日至於懈天下之事莫不皆然況軍政事之重者乎都
監當初設立之意勸課之節頗有其要大槩嚴部分而
重統屬申連坐而明責成故人情各自勸勵能使烏合
之軍數月之內幾於成才未久此規漸廢軍政似乎紊
亂臣等亦嘗以爲慮今承 下敎不勝惶恐前年設立

初以砲手分爲五部每日諸部各率其軍私習於其處而堂上日引一二部輪回校閱於都監既畢校其各部成才多寡之數下及旗隊總皆行其賞罰與部將及旗隊總以下惟恐所統之軍不及於他人而被責焉晝夜遑遑孜孜勸率不已運安得不精而技安得不習乎且堂上逐日校閱者只一二部則無紛擾雜沓之弊有默視精約之益苟能堅持此規首尾施行則歸正之事思過半矣近日都監之軍非無部分也堂上非不訓鍊也特其條理少奮而勸懲不明也由其如是無哨官以下悠悠汎汎不以訓鍊進就爲心諸哨之中凡軍卒成才多寡及殿最制尤各哨上下分別旗總隊總承朝夕通易稽考務

去不復以統胥所當爲務惟此一段大綱領如此故凡進故充補之事一任作進退之節亦從而雜亂如行雲驟之無漸至迷誤從奪心體急劇態不行非詐細慮此皆臣等任事不勤之罪固當自服厥辜當罰然猶逭上遺徵萁於謬錄之首幾能有所涵入能得先施者以警其慢而其情官旗總隊總各以輕重論罰以肅人心何如

請伸雪己丑寃枉從己事

近日臺諫及外方儒生連上疏劉言己丑逆獄連累人寃濫之弊且引寃聞請論逆獄一節責朝臣之不言臣等當叩頭懺謝之不暇何敢更有論議 國運不幸逆賊之變出於搢紳之間方揣事之始起也自 上已慮有

波及之患以玉石俱焚爲戒 德音屢下若使其時當事按獄之臣推廣 至意澈開明辨以濟其虛實輕重之情不以一毫私意參錯於其間則除元惡大憝及律所應坐者外其餘雖平時交游而未知逆謀者及一再見面一二書注來者與出於告訐出於風聞者皆當次第伸釋使情罪相稱若是則人情大服而寃枉濟伸矣是之謂天討亦所謂王法而當時則有不然者其源實出於近年以來朋黨分裂形色彼此所謂一邊之人既假此以爲收司連坐之計故其投合時好希望風旨投疏羅織者相續於公卓之下而上自士大夫下及韋布之士動足搖手擧在指目之中少有一言必陷於罟穫

之罪所以三年大獄寃苦之萬狀而無一人以事狀徹聞
於 冕旒之下此則群臣負 國之甚均有其罪未可
專咎於一人也方事變之初自 上不待人言渙發
綸音除逆賊法應連坐外悉開放釋之門 天恩大霈
幽寃盡洩其所以慰解人心祈天永命以立中興萬世
之本者實非偶然也惟其如是故罪籍中生存者幾盡
蒙 恩而獨有已死之人如崔永慶鄭介清柳夢井李
黃鍾等未得一時昭雪永慶則特出 上命而臺諫繼
論旣爲洩寃又加 贈爵凡在聞見孰不感激而介清
夢井黃鍾之類雖人品有高下被罪有先後而其爲寃
枉則一也介清則於湖南人中尤有名稱平生以學術

行檢自任而因偶然一俗之著論以至於滅身宜羅維德潤輩千里累足叩 閽訴寃也大抵大兵大獄漢唐之所以亡國也故大獄之後必有大兵理所然也今則人心懲毖於旣往邦命一新於將來匹夫匹婦若含寃於重泉之下而不得見白則幽鬱之氣亦足以上干天和而爲國家刑政之累非小事也臣等之意介淸夢井黃鍾等特 允儒生之疏悉加伸雪而此外未及擧名於疏劄者亦多有之依壬辰 下教法當緣坐外悉爲開釋之意令義禁府詳細開錄從其所坐輕重一體宥釋使解網之恩普被於窮泉覆盆之下則其於維新之政所補不細惶恐敢達

請出京畿道右防禦使啓 丙申

近日竊聞各道鍊兵之事久未就緒者以聚軍一處則糧餉不足以支給遠處之兵又以裹糧往來爲苦故也臣於所管地方略爲便宜鍊兵之規自京畿始以道內郡邑量其道里遠近民居踈密防守形勢分爲四營名爲京左京右京前京後京左則於龍津設營而以楊州加平抱川廣州驪州利川楊根砥平之軍屬焉京右則禿城設營而以水原南陽仁川通津富平金浦陽川之軍屬焉京前則擬於龍仁石城設營而以竹山陰竹安城陽城振威龍仁果川陽智安山之軍屬焉京後則擬於坡州山城設營而以交河高陽連川朔寧麻田坡州

長湍永平開城府豐德之軍屬焉一營之中統五司一司統五哨如龍津營則以利川爲前司驪州爲左司楊根砥平爲中司廣州爲右司楊州加平抱川爲後司平時各在其處操鍊而有時五司合爲習陣於龍津校其各哨軍人成才多少而哨官以下差等賞罰他營分部之規大槩依此爲之各邑所定之哨官充爲分受旗標一面而去各哨所屬里面之軍令已抄聚成冊軍人之數五千餘名而時未抄聚者居半以此計之則京畿應鍊軍兵之數終至於萬餘矣但兵家要務在於將卒相知不相移易日久團結如手足臂指平時既使此人操鍊臨急又使此人用之然後可以責其成效臣觀京畿之

勢東則上流防塞之地爲重南則竹山陽智直路正當
忠州淸州兩路交會之衝故往日壬辰之變賊兵由此
二路而進今日措置之勢當分左右道各出防禦使一
人分管列邑之東京左京後使一人統之京前京右又
使一人統之責以操鍊成就之效觀其能否而賞罰焉
然常時長在道內則不無支供之弊使之留在京中時
出巡歷校閱軍士有事則兩防禦使各自整飭所部分
屯把扼以壯畿甸根本之勢若是則事有統領而軍政
不紊左防禦使則已有邊應星矣右防禦使可當之人
請令備邊司同議極擇其出俾於農務之前略成規模
爲當

請推治柳永詢尹承吉啓 丙申

臣旣受四道體察之任凡各道官吏自監司以下所行非法及措置乖宜等事皆當隨聞 啓達糾正懲遣以肅頹綱蓋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先責監司而監司責守令乃是體統當然也近日體訪得黃海監司柳永詢不能約己奉公爲守令表率頃者因其族親之有登科者大設慶宴於私家分定宴需於列邑馱載往來多有民弊云當此板蕩之時一毫不當擾民而緣私貽弊極爲駭愕且其家屬公然留置於道內似若不聞朝廷之有法者身爲方面紀法之主而不自謹愼其何以矜式道內有所彈壓請柳永詢爲先推考治罪平安道各邑

軍兵在前監司李元翼時已經訓鍊部分有定不可移易而自元翼遞來之後守令私自減除換易太半傳聞成才砲手殺手莫不納賂圖免云臣連以文移使之上送軍案而至今未到此則非監司本營之留爲發撥飭守令乃是監司之任而監司尹承吉政令不行約束弛廢使之如此亦不能辭其責臣同知承吉自前盡心職事非怠慢之類然不可不隨事示警以肅其餘請尹承吉並爲推考

回備忘記論平安道措置事宜啓 丙申

伏見申忠一書啓 下備邊司備忘記及今凡干防備盡力措置必修築山城積穀鍊兵鎭堡之不可守者改

之勿以姑息而憚焉形勢之可以據險者築之勿以新
設而難焉守令邊將不可不擇差將士軍民不可不撫
循罔晝夜規畫畜力以待之或不免於鯨呑豕突之患
未可知也此係都體察使所管地方不可尋常泥於會
議而已　廟策所及至於此臣等不勝感激敢不遵
奉施行平安道江邊一帶接連壯虜處自江界至義州
不過六七百里而皆據山谿之險若能撫集軍民勸課
耕種修葺城池器械先為不可勝以待之則虜勢雖強
不全為吾患不然則雖鼠竊之徒猶不能禦之況於大
賊乎中原地方自遼東迤西高築烟臺深溝峻壘或五
里十里相望不絕故虜騎近境無不先知得以把截邀

擊我國則烟臺壕堡造上城池之制皆不成形往時僉
應瑞爲高山里僉使時燒甎高設烟臺二處至今堅固
故江邊之人恃以爲固今亦依此更視形勢緩急之處
或改築或新設使形勢連絡達於義州則邊塞之形自
固矣至於內地則龜城最爲要害此地舊有山城形勢
甚好云可以隨便修築以遏虜衝安州正當熙川博川
嘉山三路之會前攄薩水之險爲一道形勢之地但城
制太闊故前者移文于本道巡察使使於今春以道內
僧軍及三浦水軍之入番者進築矣肅川上城之制大
小適中前臨平野四面無俯臨之山若漸次修築達置
城門多造甎甓爲一可守之處則亦可以保障平壤而

策應安州勢甚便好此則不可以時月成之當蓄力待
時可以有成也郭山山城昌城青山山城舊有倉庫以
爲儲穀之地而今亦仍存但城不修築事變之際不可
得力此亦量力並爲修葺爲當大抵戰守之計不過於
糧餉軍兵城池器械四者而已又必以人和爲本 聖
敎守令邊將不可不擇差將士軍民不可不撫循者誠
爲經遠保邦之要道臣自受 命體察以來雖於本道
巡察使兵使處再三申勅而若聞有此 敎則必應更
加盡心請以 傳敎之辭下書於巡察使[illegible]吉兵使
邊應星而上項城池等事則 啓下後臣當行移知委
使之施行矣且申忠一書啓內虜酋出於惠山越邊設

鎮云巡言極爲完備北道形勢尤甚詳盡若歸咎於其
處則尤無保守之勢亦並 下書于咸鏡監司洪汝諄
南兵使邊良佐使之凡事措置何如
分付黃海監司李廷馣道內防守事宜啓司申
伏見 下備邊司備忘記西方之事乃所管地方之當
並爲經理黃海監司李廷馣下去時措置以送事臣於
黃海平安道所未巡審措置之事雖難懸度而然其大
槩則亦頗領略頃日在備邊司與李廷馣相議則廷馣
之意亦與臣見相同黃海一道形勢所重專在於江陰
往年倭賊西下特於興義驛及江陰置陣以爲形勢蓋
以興義則政當脫彌谷吾助川兩路之會而江陰則又

豐川白川延安海州襟喉故留軍防守以遏我兵之掩
襲然後始得連營退下其知一道形勢也如此廷議言
前在延安時當狀啓請同修賊壘以爲據守之地而未
及施行云今此啓直之事惟此一款最重興義雖未能
並舉修築而江陰則爲先經理設爲鎭守之地若有事
變則使大軍來駐入於猪灘東西兩岸設爲木柵爲別
屯以守之則直路及山谿之險皆爲斷塞賊必不敢縱
由西下如此然後海州延安白川次第皆同黃海一道
可以保守江陰殘破已甚曾爲合并今欲還設者亦欲
漸次完聚以爲保障一道之計今當盡罷制馬撥馬
等事以休民力又以道內七浦水軍防戍時幾盡除出

一二哨揀其當出不以爲重煌又以其力修設掘壘不足則合道內僧軍論次赴役則無不成之理然必須得道內人士中有計慮可幹事者委任責成可以有成廷馣之意則欲以白川入趙宗男爲之臣之所見則鳳山居前監察李彦翔亦似堪任令李廷馣下去後若見此二人擇定一人馳啓施行爲當與外平山山城幷當修築以壯直路形勢延安城守亦當於春和後漸次修繕往日之守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若論城制則固多齟齬不可以此而擬防大敵也山上別爲木柵事備邊司已爲啓逹矣城堞亦不可不爲增築近日都城南大門城上葉游擊所造堞制甚好令延安府使南宮悌上送解

事軍官見其制度下去以其邑守城民丁不計日限次
次修築如騎城鋪砲樓等守城諸具一齊完備然後臨
急可無蹉跌也臣於壬辰在安州適逢慶尚監司金誠
一差人通書以爲倭賊若以大勢再犯晉州則城不可
守急須先設砲樓可以制敵誠一聞臣之言卽爲親自
巡城欲造砲樓八處材木已具而不幸誠一病死終至
於晉州失守以此知城制之不可不修也如此人情狃
於目前之安不念將來之慼雖有所當爲事或以少勞
停止或以人言中輟及其倉皇之際臍無所及今時則
寒沍政極始役甚難土解後漸次爲之至誠曉民示以
生道則民豈有不從者乎此意更加申勅守令會民以

期永久之利爲當海州本邑城子堅完倉庫軍民皆在
其中廷議之意欲自守本城而山城則定別將守之此
意亦似便宜本道分軍屬於首陽山城者二千三百五
十二名屬於海州本城者二千五百四十四名此乃束
伍之軍其外餘丁及老弱之可以分配城堞者亦多出
身選兵又不在此限軍數則非不足也只在常時鍊習
勸奬結之以恩信明之以約束如何耳營將把總哨官
以下能不能更加考察一依前日分付毋得移易變遷使
軍心有定而擲於有用此乃監司之事也瑞興山城在一
道直路山路之中央形勢險絶中有倉穀頗饒聞府使
趙廷堅力於措置稍得成勢將爲兵使留屯之所如有

未及成就者更加勸督期至成就爲當臣觀諸道古蹟
兵亂之際居民避兵之所無處無之今道內山城之修
築者有限遠處居民勢難扶攜盡入於其中既無所歸
則雖欲淸野而勢不能得往時黃州之民上蘇山避兵
與賊陣相望爲陣無他兵器只以石車自衛而賊終不
敢犯其時爭竄他處之民死者太半而蘇山入守之民
則終得保全其利害昭然如此故近日民心皆欲自成
團結據險爲柵壘賊來則入守賊退則耕野處處如此
則足成形勢而大軍參錯遊駐於其間時出救援民亦
有所恃而不至潰散此眞今日保民禦賊之善策並爲
觀勢曉諭施行爲當儲偫軍糧措置器械充係緊要設

粟豐川兩邑臣曾定都會使打造軍器而所造不多脫有措處備禦之事無以應用如海州黃州延安遂安等邑稍有財力處并定都會觧分多造弓箭隨月計數置簿以爲分送各處之計此等事摩達適處並當言送何如

率百官伏閤啓 丙申

伏承 下敎臣等相顧憂駭不知所達伺 上從前以此一事 下敎臣等者今已數年於茲矣臣等區區之意亦已徹聞於 天聽者非止一再群情所悶時勢所難固已無不 下燭而今者又有此 敎辭旨痛切臣等非徒不忍讀亦不忍聞只聚首號泣而已當初臣等

請先封世子者乃其事理之當然也　天朝旣未卽許
冊命未下則傳禪固所不論雖攝政之擧決不可行
之此理勢之甚明者也況國勢艱危寇賊未退人心渙
散變故百出當此之時雖奮志勵精日不暇給猶恐不
濟此豈　聖上謝絶人事養病自逸之時乎非徒臣民
萬姓之心因此而莫不缺然雖　祖宗天地之期望於
聖明者恐不如此也自古國家之勢有中衰而復振
者又有一敗而不支者其幾在於人君心志之自強與
否在中國者不論如高麗時顯宗亦因契丹之亂去國
南奔其後卒能修明政教攘斥胡虜汛掃陵寢肇固基
業爲麗代盛德之主皆自顯宗之身而爲之何嘗以一

敗之故而過爲遜避如今日乎自 上春秋鼎盛非倦勤之時雖願神養性而自不妨於酬酢萬機何必爲謙退開以孫 祖宗之托以缺臣民之望乎東宮誠孝天至每聞此 教遑遑悶迫或累日廢膳因攷不寧臣等亦以爲悶焉伏乞 聖明俯察微懇更加三思

又

命令不下下情不達今已四日矣臣等驚惶悶迫而誠愧排闥勢阻摩据大小臣僚及都城愚下之民以及四方傳聞莫不震駭數日之內奔走遑遑不知所出自古及今未聞有如此之時自 上雖不察臣等之悃獨不念 宗社國家之事乎人事天道與之相應即今乾象

告譬大陽虧明景色愁慘百僚掩泣臣等不敢多有辭
說益觸 天怒區區之誠伏願 垂察焉

又

臣等與滿廷百僚伏閤待 命今已五日而未得 聖
旨群情鬱悶心腑皆焦無所因極今者始承 下敎如
戴盆之人仰望天日而失乳之兒得聞慈母之音悲喜
交幷不覺涕泗之汍瀾也 聖意痛切臣等亦不仰體
臣等所言 聖明亦豈不俯諒如其時勢不至於如此
而事或可施則臣等承此 嚴切之敎更有何說於其
間哉今國家艱危已極者不及時收拾匡濟則事有不
可言者自 上雖欲謝絶人事杜門養病亦將何地而

行 聖志也且又有大不可爲者我國以冊封之事三
請於 天朝而未即見許皆以待後爲言今不幸 中
朝之命盡付國政於世子而 脫從萬機則 天朝聞
之得不駭然而致詰乎若是而中間交亂之徒造作訛
言將無所不至則國家之事將有大可憂者矣臣等雖
不敢明言而私竊悶焉自 上不可不深慮也大抵凡
事欲速則不達小事尚然況莫重之事乎自 上雖有
此意所當相時量勢俟國事少平 中朝冊命又下從
容處之則勢順理得斷無後悔而羣臣亦何敢終咈
聖意乎昔 太宗欲傳位 世宗而群臣盡言極諫權
近至以爲 中國必詰之曰爾國受 帝之命以承王

爵今不奏請私與其子是何禮也必召執政以詰其由
然則釁隙由此而成矣云云　太宗之世權近猶有此
憂今之時何時也凡事爲之於造次之頃而不爲深思
終有莫追之悔臣等雖愚劣當此大事思之又思夜以
繼日何所不慮而敢爲此言乎伏乞　聖明更加深思
焉自古儲宮於問安視膳之暇參決庶事則有其例矣
自　上於調息攝養之際　神氣或倦有時使東宮注
注承　命參決未爲不可此則臣等前已啓之何必名
爲攝政而盡擧軍國之務悉歸東宮然後可以頤養
聖躬乎歷觀古來國家之變起於微忽而終至於不
可救近日宮門深閉　命令不達庶務停廢大小緊關

之事皆不得入啓入心洶洶遠近驚惑變故之生當在
朝夕臣等寒心切骨不知所處 宗社國家之事非
聖上憂之而誰復任之也臣等意所欲言者不止於此
而情隘辭蹙不能盡達惟望 聖明少垂察焉

又

昨日 特下聖批開示 聖衷洞豁無餘臣等聚首感
激且泣且語以爲 聖明之待臣等有如家人父子臣
等之告 聖明何敢爲一毫矯飾之辭乎夫調攝 聖
躬庶幾無疾者臣子之至情也今 聖上屢以優閒養
病之 旨下諭於臣等而臣等終始悶迫不敢承 命
者是豈臣子之情哉誠有所不得已也自 上旣以大

臣之事責臣等臣等知其事之不可行而迫於一時之
嚴命苟相唯諾終至於國事大誤則臣等萬死之罪
固所不論其於 宗社國家如何也自 上每以爲自
古儲君之攝政多矣今日之事豈無其例然以臣等所
聞言之則此乃天下萬古至大至重之事而不可輕擧
者也三代以上遠矣未論漢世四百餘年間無此事唐
宋時亦罕見而僅有然皆非無故而爲之也至於 皇
朝二百年來亦無此事中國之入國以此爲非常之擧
也我朝 太祖太宗乃國初之事草創之際不可援例
於後日唯 世宗朝事稍可爲據而此亦先爲請封
世子於 天朝得其 冊命之下然後從容處之而當

時群臣猶極力爭之 太宗屢發而屢止 中宗末年亦欲以國政歸於 仁廟其時相臣鄭光弼率百僚血泣爭論累月而終至回 天以此觀之則此舉果是無故常行之事乎 聖教則以爲非難事而臣等之意則天下之至難而不可輕舉者莫重於此也況今日之事與前世之事懸然不同東宮冊命三請於 天朝而未下 聖上乃於此時卽以國政歸之於東宮大事小事皆不與焉杜門深居有若匹夫之與世相忘者則 天朝聞之得無疑其漸於 冊命之未下而遽有是舉乎若是則自 上見疑於 天朝無以自解從前恪謹侯度欽承 帝寵之意歸於虛地此其寒心者也不然則

中朝之人卒聞此事莫知其由疑我國有難處之事
而有此舉訛言傳播天下紛然或至於詰問其由則在
廷之臣亦以何辭可解於 天朝也若是則國家之禍
將自此而始而此時 聖上雖欲悔之不可得矣顧
聖明以責臣等者反察於 聖躬平心以思則可知臣
等之苦言悲懇亦為國事而非出於私意之反惑也至
於疾病調養之方則臣等亦豈敢不慮乎常時 聖上
燕處深宮樂餌調養無所不至而及其事變之初自京
祖西狩跋涉數千里暴露風日蒙犯霧露臣民孰不為
聖躬憂之而數年之間 玉體平和別無大段愆違此
豈人力之所能為也蓋天地神明之所扶持 祖宗之

所陰隲四方萬姓之所禱祝者有以致之此豈杜門養病之效乎以俚言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過逸非調病之道不息誠養生之術人主一身當以 宗社國家爲心 宗社安則人主之身不求安而自安矣且燕息之節弛張之道自不妨於聽斷之際此事臣等前亦屢屢啓達如値機務叢擾 聖慮厭煩往往使東宮於視膳問安之暇承顔順志參決庶政則 聖上有誨諭之樂東宮盡怡愉之孝臣民萬姓所共欣悅而勢順理便更無妨礙是則雖無攝政之名節宣 聖候之道亦在其中矣伏願 聖明更加深思勿令群情久鬱遠近疑惑臣等日夜所望唯在於此也廷臣久不得瞻望 天顔

侍從臺諫晝夜伏閤而未承 下命百僚遑遑民情洶
洶氣象之愁慘國勢之岌嶪日以益甚都城如此外方
可知臣等悲痛塡臆籲號無措章因 聖敎之下敢此
冒昧辭無倫次愛君憂國之誠實出肝肺如此而未蒙
鑑察則鈇鉞之誅實所甘心伏願更加 憐察近日
中外群情皆以臣等不能排闥號哭牽裾切諫早回
天心爲臣等之罪臣等悶鬱之情非不知出此而亦慮
天威益激微情未達惟日伏閤庶幾 俞命之或下
昨日承此 下敎又慮一日之間屢爲煩瀆爲未安今
始陳啓臣等之徊徨踧踖進退維谷之狀亦可憐悶區
區寸誠只冀 天日下燭而已敢啓

又

伏承 下教爲 宗社國家計深憂遠慮無所不至問臣等愚迷難曉而 教戒諄至臣等且讀且泣不勝感激之至凡國家處事勿論大小輕重在於上下情義之相通故上意所在而臣下未能知之則必委曲而教諭之臣下之言如有可採則亦當回日月之明而有所聽納然後群情慰悅而國事可濟矣今此 上教之事乃是至大至重之舉處置之間少失其宜則國家之存亡係焉臣民之死生決焉臣等雖極暗昧而固當千思百度夜以繼日既爲 聖上慮又爲國家慮又爲舉國臣民慮其於利害得失之際實有區區之見故敢冒萬死犯

雷霆以爭之不然則臣等亦非病風喪心何苦而如
此哉我國之事非如天子之邦凡百無不稟聞於 天
朝而行之東宮冊命自緣 中朝之故雖在於下一國
臣民之情萬世 宗社之托固已形於奏請之 天
子天下四方所共聞知且消金縢總督之劾 帝命昭
揭有若日星是雖不許冊命而許在王世子待至今時而
下之何必遽爲攝政然後人心可一式遏覬覦不立
之萌臣民顒望如渴如飢於奉鑾諸儀之際亦以此事
建請矣今此攝政之 命臣等不敢即爲奉順者以其
將不可勢不得有 上疏以聖意已盡義於臣等臣等
所懷亦當盡達於 聖明伏望 俯察臣等 天朝二百

年來無一人論政之與廣寧以小雖有之亦皆是變例今自
亡當此醜虜之日還爲　遼非一兩之議譏務而然
慶原當劄　天朝必以爲怯以爲　皇恩有不謂也冠
賊尚不退也蓋以後之　命雖下而未見施設也何以有
此舉也此則其責當歸於　聖躬也然也以命之請當
初若不致疑以爲一請何下而　中朝多言譏說必以
待後爲言與豈無意慮之所及乎天下之萬萬出於意外者
每每如此今若還行攝政之舉大事小事東宮獨當
而雖唐官之往來　天使之回還事大之禮軍國之務
一切不出於　聖上則　中朝必疑慮之外轉生疑慮
互相傳說訛僞紛然至疑君臣父子之間或有難處之

事而如此則東宮何以自解一國臣民亦將置身於何
地也此雖未知必然而萬一有之則雖籲天叩地而不
可滌洗之者也自 上旣以聖意之所在悉爲 下諭
故臣等又以下情之所蓄者盡達如此伏望 深思焉
上近日藥餌臣等竊有所未喻者自古雖有傳禪之擧
而猶不無節目儀式之異如天子禪詔則太子不敢辭
諸侯亦猶之類是也今日 上旣云聽政而至於 封下
啓字臣等不知啓字東宮當用之與擧措如此豈一國
臣民之觀聽無不驚異萬口相傳洶洶不安臣等雖欲
鎭定一號諭其可得乎自今日東宮有泰然聽政之事自
上誠爲 宗社之計國家之慮且念臣民罔極之情

俯從臣等前日之陳使東宮經經參決庶事得以稟承
行之而無此已甚過當之舉則萬一順理要見無妨礙上
則　聖上之心安中則東宮之心安下則臣民四方之
心莫不安一舉而百事皆好　宗社國家永有磐石之
安矣所貴於聖人之處事者以其不滯於物而與時推
移也人君一身宗社神人所係兆億萬生靈所仰賴豈
如一節之士徒務潔身而與世相忘望望然長往不返
者乎古人陳戒於君有曰欽之敬之又曰天命不易又
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聖上今日之舉誠不可易而
處之於臣等之言亦　勿謂愚迷而少加致察焉自
上毋以堅定　聖志爲教夫固執在於擇善之後擇之

不精則固執反以爲害故古之明君必擇其宜於事理合於人情者而堅定心志不爲人言所撓然後家國永孚于休而無後悔如或違事理咈人情必不可行而以爲我志既定人言不可入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聖明之所當戒也臣等言有盡而意無窮如得未死之前一望 天顏盡此悲苦痛哭之辭然後退塡溝壑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惟 聖明憐察焉

又

伏承 聖批委曲諄至如此臣等感激之餘隕越亦甚機務久廢覊亂將作上下相持已涉數旬國家之事不成模樣臣等亦豈敢不慮但此事反覆思度實無承受

之理故日復一日顧天號訴辛而得免則君臣上下
有全安之望不然則臣等只有死而已天無他策悲號
惶悶不知所出伏願 聖上哀憐皆臣等以生路也臣
等涵濡 聖恩卵育於覆燾之中三十年於此一朝
聖上脫屣萬機欲遂深居辭位不得瞻望 天光冀
攀護戀慕顧步 臨筵啓國事於臣子至誠之不容已
然若以 宗社大計言之則不過私情耳如使退舉順
於事理宜於時勢有利於家國則臣等既思承懇切之
教令可抑情將順何苦而血泣悲號分死不退至於
如此之久哉夫飢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時也天地之
生萬物聖人之成萬事順也事雖當爲而不時不順則

適足以貽禍於國家而致悔於後日今此攝政之舉乃
國家莫重之事天下古今之所罕聞其可以不勝不願
而有濟乎 聖批所謂國家安則予安者此誠至當之
教也臣等所願亦在於國家安 聖躬安而終始不
得承 命耳萬一行此而種種難處不可收拾如臣等
前日啓辭則非所以安 聖躬而安國家也至於除舊
布新厭亂思治之 諭尤非臣等所忍聞天道遠人事
邇國之安危成敗當以人事定之而撥亂反正以慰四
方思治之心者自 上獨不可任爲己責而必欲推讓
於東宮乎臣等恐天意人心不如此也大抵凡事當以
漸爲之不可猝遽猝遽則必有後悔自 上厭萬機之

日須欲調養 聖躬則今東宮近在一宮之內接見無
時於問安視膳之暇從容 諭護庶政之入使之參決
而凡公事出於外者一以睿字行之則群下奉承亦無
疑難妨礙之患而深合乎古人家統於尊國統於君之
義求諸事理七順八妥民情歡欣臣庶交悅雖閭之天
下而無異辭如此而國事平帖人心凝固無復可虞然
後自 上欲伸聖志臣等更有何言哉伏願 聖上念
之察之臣等念今日國事危如累卵不測之禍未知伏
於何處發於何時憂懼悶迫只欲早塡溝壑而顧無知
覺臣等之情可謂戚矣況逆賊之獄乃是係關 宗社
推鞫得情不可一刻少緩而公事不踏睿字章則亦以

失職辭避多日罪人滿獄而尚未鞫問其他隱憂切禍
危不可勝言國事將至於如此 聖明何不惕然乎
伏願更加 深思以慰郡下之情

又

伏承 下教不勝惶懼之至古人云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等以無狀閔臣之一情誠籲
祈懇已二十日于玆而 天聽邈然益遠爲之一明何待
執之危迫 聖明有所未燭而然歟憂悶罔措之意不
忍之而然也禮經問道致死不得自 上每以愛國家之
事詢責臣等臣等之意則天運於上氣設而時五行當
其氣豈有人君閉門深居不通命令而臣下可以能齊

閔台鎬等啓曰臣等竊惑焉何所不言而獨於言之所謂大臣
者護之亦一不知何人之計也臣等亦有一語陳人心之共歎
焉是 聖躬安寧無恙酒間則亦至誠之不容已亦非
慶東宮之疾而不念 聖候也第以今月之事言之皇
將循則前嗣嗣獲不可勝言紀綱百事人心渙然危疑
將在茲 宗社國家此時 聖上雖欲高居端拱不於
人事甚焦於世務之外其可得乎然則 聖明之所謂
調攝者無非調攝之道而臣等之所遇者雖去於安國
家慰人心而調護之方亦不外此矣國之有世子固將
有君民之責也然諸侯之國異於天子之邦凡所處置
不可自擅必待 皇命然後可以爲之今此命未下前

勢多礙而遽行攝政之舉不復稟命於 天朝似若專
行不顧者然則既非 聖上三十年恪謹事大之義東
宮亦安敢不待明命而遽當一國之事乎爲一 皇上
亦以爲可而 天朝之議紛然而起則東宮與舉國臣
子無辭可解於天下雖 聖上之心亦豈安乎至於啓
字封下尤駭聽聞假使早晩東宮眞有攝政之舉而
啓字其可用之乎若然則國有二君而人紀紊矣天叙
亂矣 中朝聞之其以我國爲如何也閭閻士大夫家
稍有禮法則子弟猶不敢比擬於家長事無大小無得
專行饋獻不及車馬不敢與賓客爲禮所以示民有上
下也況國家之事至嚴至重豈可因一時之 命而草

莫行之以貽萬世無窮之禍乎夫廢事絕物端居養性者乃山野間離世絕俗者所爲人君上有宗社之托下有生民之寄其宜如何而乃有如此之　敎臣等恐
聖上此言非國家之福也昔周世宗見陳摶問黃白之術摶對曰陛下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摶乃方外之士深於養生之術而所言如此人君當知所擇矣今
天步艱難國勢杌隉自　上唯當以平定禍亂拯濟生民爲心若是則　聖躬不求安而自安而家國永有無疆之休區區匹夫養生之術何足道哉如此而時運向平事勢妥帖將惟　聖志之所欲爲群臣更何言哉東宮奄日愆未平又緣此事過用心慮證勢非輕其爲憂庸

有極乎且逆獄鴟張日未斷案情洶洶事變之可慮者又
難以預知誠恐一朝國事危解渙臣上下淪胥以敗而
莫之救臣等目見此等景色痛心疾首日切蕪幾之望
然而請對不獲叩天無從則自分括死於大庭而已伏
乞 諒察焉

又

伏承 批不勝感激之至竊 上已念今日國事之
不忍言且欲聽從惟務及事大之當臣今臣言痛迫之
情淚奏 將察而亦天地 祖宗之靈黙臨 下臣衷而
然也滿庭臣僚得聞此教如獲再生忘喜之發不知所
達國不可一日而無主君不可一日而無儲嗣近日之

事實前古之所未有國勢之危急一日甚於一日及今
陵圖則猶可救之萬一　天意之回與不回在此日而爲事
遣人到衣變攻矣遐不抵則此時雖欲悔之已無及矣此臣等之
所以奉讀　聖教而且喜且懼不能自已者也　聖上
於數載歷涉憂勞之餘其致失攝無足怪者謹　聖
躬之事臣等雖無狀亦豈有犬馬之誠豈敢一刻而忘之
乎然而攝政之事未敢承　命者誠以　宗社國家之
安危決於此事之舉廢與否而國事一誤則自　上雖
欲靜居調攝有不可得故臣等竭誠殫慮必期回　天
而不敢停止者也東宮參決庶政之事近例所無故臣
等亦不敢臆說考諸歷代史則其參決庶事也略例不

同唐時肅宗使太子參決五品以下除拜則聽太子處
決然而事多難便終不能久行宋時仁宗爲太子嘗開
資善堂聽事而其時則眞宗悉屬政令不聽政故嘗時
爲此皆出於不得已權宜之道逮後世宗之欲建議事
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其時台臣元昌獻言以爲儲副
之位止於視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
出權宜乞便罷辭以彰令德云觀此數言而其事之難
處可見矣然此則皆是天子之邦高無所壓故得爲而
爲之非我邦比也我邦則乃是諸侯之國凡事必請命
於 天朝事雖可爲猶必待命然後爲之不敢自擅者
乃是謹侯度而暢臣職也今京前人命三請二不下雖無

他處而自　上與國政而歸之東宮則非其時也假使爲之當行時而爲之令不可必爾以貽後悔臣等前後陳瀆懇懇至此者亦豈渴然計而然哉誠恐後日有難處之事而不可收拾也且以國中事體言之亦多妨礙之事何者分國政爲兩岐凡係事若出於　大殿其事其事出於東宮而宮各有所主而命令並出則群下何以奉行而事體亂矣且東宮專斷則於理不可禀　命則無異於前而政院出納又可分設於兩宮乎此等曲折皆爲難處臣等思之爛熟而無便宜可行之路事既不可行而強而行之則其終必有不可勝言之患此臣等之所以難於承　命者也大抵東宮問安視膳日三

進見以承 聖誨於怡愉之地而得以明習國家之事
以爲他日根基者此誠 宗社之大慶也而臣民之所望
也往在平時則東宮在於闕内故朝夕進見皆自闕内
爲之而外人有不得知今則闕内狹窄故東宮所處頗
遠於 大内而出入非便臣等毋願東宮近處一宮之
内接見無時而自 上萬幾有勞神思或倦則令東宮
在傍參決不間於小事大事而 命令之出於外者一
以 上命行之則既無 命令雜出之患又無體統妨
礙之弊群臣之所以奉承遵行者亦無彼此難處之患
而事理順妥人情歡悅 宗社萬世之計實在於此此則
在 聖上處置之中初無難事而調護 聖躬之道亦

在於此矣自 上旣以聖意下諭故臣等亦以愚見仰
達如以爲未可則伏乞更爲委曲 下諭俾使臣等得以
盡懷而 聖明俯加裁擇則國家幸甚不勝顒望懇祝
之至

伏承 聖批不勝隕越之至今日國勢至危至迫臣等
豈敢多費辭說故爲煩瀆乎事大軍務聽決之事已爲
聞 命此 聖上於臣民悶迫之請 宗社安危之計
有所 照察而然也臣等所共感激但軍務之外如殺
生除拜固人主之大柄而非東宮所敢獨擅至於機務
庶政之間事雖微細亦豈有不禀而獨行之理乎臣等

嘗觀 祖宗朝故事 世宗末年雖令 文廟叅決庶
務而司僕正除拜之事亦稟於 世宗而爲之此事載
於徐居正文集以此見之則世子雖叅決庶務而事無
不稟可知也且前日臣等之欲請世子同在一宮者亦
有深意蓋以 兩宮各處號令雜出則體統渙散而入
臣難於奉行其間難處之事不但機務應決之際而已
也臣等雖甚迷劣當此大事豈敢不爲深思而率爾論
啓乎良以此事行之至難末抄狼狽顚倒之勢將不可
收拾故也大抵國事乃 聖上之家事也臣民乃 聖
上之臣子也規畫安便皆在於 聖上處置之中臣等
自前千言萬語莫非愛君之誠憂國之忱伏願 吾儕

焉況近日東宮過用心慮病勢非輕中外人情遑遑復遑遑以為此事若久未得請則東宮疾恙平復未可易期云此非 宗社之憂乎臣等進不能感回 天聽退不能鎮定人心思之千百夜以繼日待 命一月毛髮皆白只以枯死於闕下為期臣等之情寧不悲乎大抵大小機務淹滯不決今已三十餘日萬事日至於瓦裂無可奈何事勢至此臣等亦不知所以為計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八

厓西
四